

破

孽
世
代
之
聲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POTS

台灣立報週日版

定價五十元

第四十四期

電話:2367116 訂報專線:2368221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報字第00五八號\中華郵政北台字第二七七二號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1998年七月四日-七月十一日

六四民運與香港民主運動



「除了枷鎖之外，我們別無可失」

- 台灣人權電影展座談會

你從沒上過的東方工商三民主義課

誰是新新人類？

五個最酷的「對未來生活最大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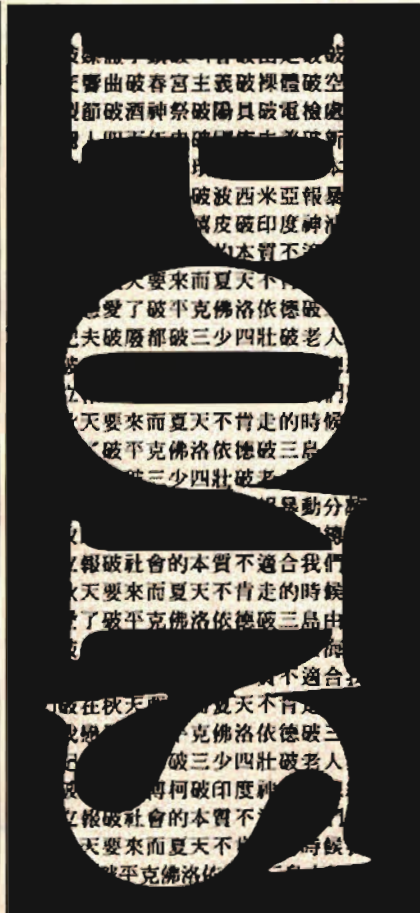
謝典銘的私房唱片

- 「二典三」唱片行「獨立發聲

香港九七倒數 360 天(一)

破

第四十四期 去中英的去殖民的香港九七人民發聲的



破 POTS

The Voice of Generation Next
1995年九月三日創刊

社長/發行人：成露茜
總編輯：黃孫權
採訪主任：蔣慧仙
美術主編：王以蓀、林曉真、陸培麟
電腦特效處理：施朝祥
文字記者：張義欣、萬蓓琳、王錦華、賴淑雅、李安妮
攝影記者：丘德真
編譯：殷寶寧
特約撰述：郭達年、舒詩偉、粘利文、洪凌、紀大偉、Anes、Fujui、陳雪、高永謀、賴明宗、李茶
業務部副總：陳星吟
廣告：廖伯奇
發行：王松齡、徐啓仁

台灣立報週日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版台報字第00八五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277二號
執照登記為第二類新聞紙類
每週八張五十元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02) 2367116
傳真：(02) 2367674

訂報、廣告專線：(02) 2366221
編輯部：E-mail: r1510022@cc.ntu.edu.tw
發行組：E-mail: alan123@msl.hinet.net
副總經理：12283295 戶名：台灣立報

國內零售定價：50元
長期訂閱：一年(51期) 1785元，半年(25期) 875元
空運訂戶：美加歐洲半年 2200元，一年 4488元，亞洲半年 1825元，一年 3723元，港澳半年 1550元，一年 3162元。
海運：港澳半年 1125元，一年 2295元，國外各地半年 1400元，一年 2856元。

今年參加聯考的朋友，鐵定沒辦法享受東方工商如此有趣的「三民主義課」吧，安妮的報導是破週報嘗試建立青年檔案的一個模式，透過他們的考卷與上課的問答，我們第一次接觸到升學主義下被遺棄但極為「優秀老練」的高職夜校學生與黑牌廉價的老師。當社會傳媒與資源集中注意聯考三日遊的「旅遊方針」藍圖時，對於百分之七十的高職學生卻付之漠然，對這群勞動力後備軍而言，社會除了剝削、控制和驕傲的自感得意外，我們還付出了什麼？

錦華報導的蔡海如個展，除了看出身體成為世紀末顯學與性/別爭辯的核心，蔡海如抹掉創作者主體的邀請，則是一個常見的後現代態度。淑雅寫的關於邱安忱和「戲班子」的故事某種程度看出台灣小劇場人物誌和關切同性議題的發展傾向。蓓琳與慧仙的「人權電影展」座談，希望能夠繼破週報「電影白化症」之後，引發有關人權、電影美學與政治、新生代政治態度的討論。

本期專題起，我們製作了香港九七的專題，雖然各大報都有了自己的版本，然而著重在經

濟利益和政治需求上，也一直是台灣所「想認識」的香港。我們固然要關心香港的資本流動（這是階級運動所應掌握的），也更應該付心思地看待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和矛盾，我們雖然應瞭解台灣與香港被接受的後政治關係，但這不應只是統獨之爭的需求，統派人士注意香港 97 後其自由經濟能否維持，是因為這是「一國兩制」唯一而重要的歷史經驗，獨派人士則根本拒絕「華人意識」的思考，完全無視於香港政治轉型後之區域性權利關係的重組。

如果全球思考、在地行動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必須從理解開始，我們希望「香港九七專題」能夠提供這樣的開始。一個非經濟和政治需求的眼光，一個非四大天王與三級片的刻板印象來理解香港，重新想想台灣與香港，想想台灣與亞洲的關係，甚至想想香港的朋友他們如何想？感受如何？他們準備如何作的開始。



編輯室手記



來函照登

Dear Pots :

公牛隊終於在日前以 4 : 2 得到了冠軍，本來嘛！看一下，嚇！年度教練，得分王，籃板王，防守第一隊 3 人，最佳第六人，NBA 史上最多勝，最高勝率，最佳得失分差……怎麼看都是冠軍相嗎！尤其是東區冠軍時好好地完封 (sweep) 了魔術隊的小朋友……哈哈！哦哦！對不起！這裡是 POTS 是也！？

OK！那就來聊聊最近的 POTS！其實自從阿貓老大搞出來的那五期的反反毒之後，我覺得 POTS 便逐漸取得一種平衡，如婦運啦、小劇場啦，女性影像等等都不會太搞怪，不難看懂又不會太「ㄤㄤ」。

但到了 (41、42) 的占星研究院以後就有點「怪怪」的怎麼說！？雖然內容並不會流於一般只在討論占星學的「準確性」及一些什麼 X X 星座是 X X O O A A……等等，但令人看完了就不過，哦，想原來其它人還有這樣的想法而已……而上一期 (43) 又回到了 (NO. 5) 的老調重彈，而且裡面還充斥著一些「報報」式的 Q & A……才……噫……，I don't know……。玩笑只能開一次，我想 POTS 應該明白！

當然啦！裡面一些舊有的小單元仍維持一定的水準，只是覺得下次 POTS 在處理類似題材時能以更不一樣的的手法！

Reader / 林正欣

Dear Pots :

能知道「破」並主動去接觸「破」的讀者群必然是對當今以政治娛樂化、社會渲染化、影視垃圾化為發展目標為主流的主流傳播界欲求不滿，並且是帶著一種類似買 A 書的心情想要從中看到原本該看卻看不到，看到才相見恨晚的使命感來消費，並且解構了優秀文藝沙文青年的文字使用空間，一種赤裸的次文化的遊戲的拼貼的邊緣氣質，無疑拉近了和青少年讀者的距離。藝文絕不是風花雪月，而是有血有肉黑暗情慾搞怪爆笑九流三級的生活縮影。很高興我在「破」看到了，並且期望它更顛覆、更黑暗。

Reader / 林佑青

Dear Pots :

該如何去期待苛求一份週報的內容深度性？今年，是否意味出版社的低潮，誠品雙月刊、島嶼邊緣停刊總總，是個遺憾。在另類出版物，顯現的更多符合普羅大眾的刊物。但似乎就少了一種更具嚴謹的批判性雜誌。而這就是我對你們的企盼吧！
(如果最後是月刊、雙月刊都值得的)

Reader / 劉玉美

來函照登

歡迎各位愛耍嘴皮、辛辣犀利、愛亂丟燒夷彈的左派新人類來稿，每篇以六百字為限。舉凡批評、讚賞、反對、痛罵、崇拜在破週報發表的文章皆可。舉凡對台灣社會主流但無理的新聞評論皆可。舉凡對媚俗世界或是前行輩的作法忍無可忍，皆可來稿，本報一經採用，絕不刪文。

至於稿酬，可獲得市面上不易買得的破週報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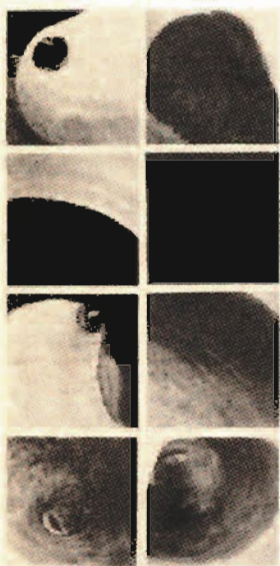
來稿請寄至台北市木柵路十七巷一號(台灣立報)收，或傳真：2367674，或以電子郵件寄至 r1510022@cc.ntu.edu.tw。

無論哪種摩登形式，請註明(破週報來函照登)收。

六四民運與香港民主運動 June Fourth and HK Democracy Movement

編輯區 DEPARTMENT

- 02 編輯室手記 / 讀者來函
- 03 目錄
- 04 一鍋大事 POTS NEWS
- 28 報馬仔 POTS CHOICE



破報報 POTS CURRENT

- 藝術寶果 ART
 - 08 去性化的身體與表現
 - 蔡海如個展：「我的身體」和「我」一起活著
- 電子花車秀 PERFORMANCE
 - 10 在同志劇場裡悠遊
 - 專訪邱安忱
- 影像輪盤 FILM
 - 12 「除了枷鎖之外，我們別無可失」
 - 台灣人權電影展座談會



破專欄 COLUM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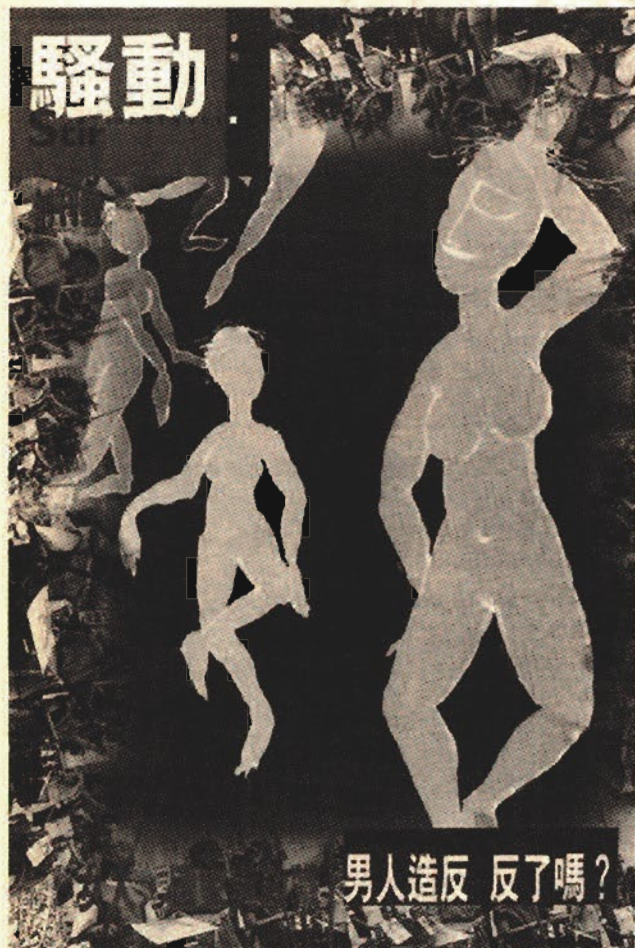
- 香港特激
 - 05 藝術教育進入戰國時代
 - 官方民間主流另類的進路與出路
- 大河悲歌系列三
 - 06 革命不是街上人搞的！
 - 青年張南輝的黨人生涯
- 書品
 - 23 症候：慾望主體的機緣巧遇

破專題 FEATURE

- 香港九七倒數 360 天 (一)
 - 15 六四民運與香港民主運動
 - 16 從 89 到 97
 - 六四民運與非殖民過程中的香港民主運動
 - 18 新苗成先驅
 - 19 We Want Democracy
 -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 20 當瘋子遇上癩狗

- 音樂豬耳朵 MUSIC
 - 22 「夏日遊戲，台北夜週末」的初夜
 - 23 謝典銘的私房唱片
 - 「二典三一唱片行」獨立發聲
- 兩性決明子 GENDER ISSUES
 - 24 你從沒上過的三民主義課
 - 26 誰是新新人類？
 - 五個最酷的「對未來生活最大希望」





騷動

男人造反 反了嗎?

性別

■六月《騷動》創刊，「新好男人」踢到鐵板

《婦女新知》全新換裝，《騷動》粉墨登場。騷，是女人對壓迫現狀的不安；動，則要女人集體鼓譟出擊；立志要做女人心靈與身體的韻律教室以及女性主義言論廣場的《騷動》，創刊號即針對近來的「新好男人」論述大肆撻伐，駁斥只強調讓男人「回歸人性」卻刻意忽略性別政治（利益）的、光說（政治正確的話）不練（在各個生活場域中實踐）的、裡（頭是超級保守大男人）外（表卻一副開放民主）不一的……等各種「新男性」，其實只不過是仍想維持既有的父權利益又要繼續擁有女人疼愛的、傳統男性的合謀者，許多得了便宜還賣乖的「新好男人」這下終於「踢到鐵板」，真是令人大呼痛快！

■六月二十九 - 三十日第一屆「四性」研討會，精神科醫師焦慮滿天飛

由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主辦的第一屆「四性」（性教育、性學、性／別研究暨同性戀研究）研討會，砲轟實證科學取向的性教育與性學研究，惹得在場的（精神科）醫師們焦慮重重。「醫生不是權威，因為約有百分之九十接受性心理治療的案例根本無法治療」、「醫

師最重要的功能不是治療，而是給予病人「良好的」性教育」等為自己「正本清源」的說法紛紛出爐，而在場的主講人則被迫要去面對許多自認進步的精神科醫師的焦慮，回答關於「我能不能對想變性的女病人說其實她有「陽具欽羨」的情結？」、「對於想割掉乳房的 T，我要不要開同意證明書？」等「專業」問題，真是令人懷疑這場會議究竟是精神科醫師的再教育課程，還是為他們專設的心理分析時間？！更好玩的是，還有人問「婦女、同志運動要怎樣主動和精神科醫師們聯結？」聯不聯結，要不要做怎樣的改變，當然看這些醫師們自己想怎麼做啊，這還用問別人嗎？

影視

■七月一日衛星電視台新聞戰引爆

有線電視節目競爭愈見激烈，力霸 U2 開闢晚間新聞時段，由自 TVBS「憤而辭職」的王浩、趙薇擔任雙主播；而 TVBS 超級新聞網也在同一天改變頻道屬性，號稱「國際、亞洲新聞的百貨站」；華衛新聞台則從同日起，以非傳統的新聞觀，強化本土新聞，目的在「均衡城鄉新聞差距」；動作最劇烈的是超級電視台，除了將增闢晨間新聞外並在深夜時段加開全球新聞資訊，一口氣每日推出近十小時的新聞，成為全天二十四小時的綜合性電視頻道。

面對個衛星電視台用力砸下大筆金錢引爆的新聞戰，一般認為觀眾不必再忍受別無選擇的電視新聞，而成為最大的贏家，但如此榮景到底能持續多久則令人懷疑。繼上週學者電台推出五個頻道帶動新一波的卡位戰後，各衛星電視無不卯足了勁在今年暑假意欲分食有線電視大餅。而因集團爭食引發的工作潮流動，在競爭大致見分曉後，因迅速擴編而納入的工作者很可能就會面臨工作權的問題，則是另一個隱憂。

騷動的

性別革命的

新好男人踢到鐵板的

藝術

■七月一日畫廊協會打算朝「接客」目標邁進！

畫廊協會即將接任的新龍頭——東之畫廊的老大劉煥獻說觀光客來台都只去故宮看古董；畫廊協會打算朝吸引外來觀光客參觀台灣畫廊，好讓台灣當代藝術的多元面貌能被看見！他打算與國內大學美術系的學生合作，由他們當導遊「組織觀光團也無妨」！說穿了，就是希望美金、日幣能活絡國內沈寂已久的畫市！

■七月一日亞洲文化協會台灣獎助計畫名單公佈

我們恭禧得獎的是：溫秋菊（音樂）、劉瑞琪（藝術史——應該不是以前演戲那個？）、吳義芳（舞蹈——啊！他長得真得很帥！就是演《悲情城市》那個！）、劉梅英（戲劇——就是台東劇團那個）、張藹珠（戲劇——哦？）、黃志陽（藝術創作，哈！）如果大家還是很嘖？啊！哈！嗯？喔？……，快加油，1997 年獎助申請已經開始了！截止日期是 1997 年 1 月 15 日。

音樂

■六月二十七日三大男高音記者會變臉

帕華洛蒂、多明哥、卡列拉斯等所謂「世界三大男高音」的世界巡迴演唱會，遭到 CNN 特派員提出質疑，認為他們的演唱會充高滿商業性，而且品質低落。三大男高音馬上變臉，並且無恥的說：「我們就要商業化」、「我們樂在其中」。這種「貴族」音樂還是不要來台灣比較好。

■六月二十九日 Bob Dylan、Eric Clapton、Ron Wood 舉行慈善演唱會

Bob Dylan、Eric Clapton、Ron Wood 等搖滾老將於 29 日在倫敦海德公園舉行了一場演唱會，估計約吸引了十五萬名搖滾樂迷。Bob Dylan 與 Rolling Stones 的吉他手 Ron Wood 合作了一曲「Blues Tango」，Eric Clapton 則演唱了他的經典作「Layla」喚起無數樂迷美好的回憶。The Beatles 的 Ringo Star 之子當天也參與了演出。這次的活動是應「查爾斯王子基金」的邀請，演唱會當天座無虛席，總共募得七十七萬五千美元將作為援助失業青年的基金。

劇場

■七月一日民衆戲劇大師一個值多少？

請一個外國大師來台灣到底多貴？香港藝術節今年二月花了數萬元（可能更多）港幣，把遠在巴西的民衆戲劇大師 AUGUSTO BOAL 請到香港主持一個為期五天的工作坊、一個示範演出和一場公開演講，場地在天星碼頭岸邊美輪美奐的香港文化中心裡面；幾天前，江之翠實驗劇團花了五萬元台幣不到的價格，請了菲律賓籍民衆戲劇導演 ALSANTOS 來板橋主持十天的工作坊，地點分別在當地的廟宇、小學風雨操場裡。江之翠的老大周易昌說，請一個大師來不一定要花大錢，去搞開幕儀式、宣傳、造勢，重要的是參與者個人的學習。也許台灣還沒有人願意／有遠見花大錢請 AUGUSTO BOAL 來台灣，但 AL SANTOS 也不是小號人物，卻可以廉價的價格獲得，大師一個值多少？恐怕決定在自己吧。



藝術戰

COLUMNS

藝術教育進入戰國時代

——官方民間主流另類的進路與出路 文/林紅（香港文化工作者）

在一個資本主義奇蹟兼一個半世紀的殖民地，當藝術只能處身於社會的邊緣時，藝術教育就更是被放逐的遊戲。

香港萬千小孩被逼學鋼琴或者芭蕾舞，為了滿足父母尋求身分象徵的虛榮。中、小學的課程裡，美術音樂是閒科，戲劇舞蹈是課餘活動。大學程度的香港演藝學院，年復一年生產出手舞足蹈但頭腦貧瘠的畢業生。這些，其實只能算是「偽藝術教育」。

最近發生的幾件事，開始引起對藝術教育的關注和討論。

官方新政名存實亡

首先是市政局破天荒撥了二百多萬港元給十一個民間藝術組織，讓他們分別留駐四個官方文娛中心三至六個月，組織「藝術教育」活動。這個「藝團駐場計畫」是市政局難得嶄新意念，卻沒有引起很大回響。為什麼？

新意念容易產生，新的實踐卻難突破傳統和建制的制肘。十一個入選的計畫，戲劇舞蹈音樂戲曲電影錄像六藝俱全，證明官方最擅長「平衡」的藝術。面面俱到的運作方式，缺了的一面是理念的智性深度。這一向是市政局文化體系的弱點，民選議員是決策者，但藝術專業知識不足；市政事務署職員理論上按旨辦事，於是形成政客與官僚的兩層架構，藝術和文化理念無人理無人念，亦無人承擔藝術決策的責任。一年一度的大型秋季藝術節和每月主辦的外國節目，都欠缺文化目標及發展方向。不設藝術總監，官僚發揮行政權力，一批顧問變成議員和職員推卸責任的替身。

這次駐場計畫正是這種制度誕下的怪胎。十一個計畫的差異之大，無法總結出總的方向，最多只能概括地名之為「推廣藝術」官方話語卻是「藝術教育」。但什麼是藝術教育？就是開班教學？簡單的答案當然不足。像香港藝術發展局提出的「一生一藝術」，只有口號，未見理念，實踐方案更久奉。藝術教育的目的、對象、方式以至發展策略，都欠缺深入討論，也未發動藝術界、教育界、政界的廣泛參與。清晰的理念還沒有出現，一步就跳到活動、機制、資源等等具體考慮。

藝術教育，特別是學校體制以外的藝術教育，正需要探索和開墾。有志於教育的藝術家需要學習關於環境、對象、方法的知識與技藝，在實踐中累積經驗。在這過程中需要

有實驗精神，因此，這次進駐市政局場地的一些另類計畫，如亞洲民衆戲劇節協會的「教育及社區劇場的探索」和明天機構的「衆人皆可舞」，特別令人期待。前者將從前在街頭張揚的政治劇場運動移師入官方空間，後者發動老人、傷殘人士等一向被主流藝術建制忽略的社群參與舞蹈，都帶著進入建制空間，從裡邊顛覆的企圖。不過，是木馬屠城還是羊入虎口，有待分曉。

演藝學院有技無藝？

同一時間，一份名為「演藝教育的市場需求及社會需要」的顧問報告，引起了注意。

報告由政府聘請外國專家來做，調查及檢討香港演藝學院畢業生的出路，作為未來五年學院發展的依據。報告的數字顯示，八五至九〇年畢業生全部從事與藝術有關的工作；九一年開始，只有百分之四的畢業生轉行。另外，約六成從事教學，而六成從事表演的人大部分是兼職性質。

有人質疑數字的可靠程度或者實際意義，有人激動地為失業轉業的學生抱不平，演藝學院院長則認為一切正常。討論都在問題的外圍兜轉，沒有進入到核心。

以數字為重的思維方式，反映的不是理性態度，而是功利取向，印證香港以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流。有趣的是，為畢業生謀出路的聲音，竟帶有社會主義傾向：說應該有更多職業藝團去提供職位給畢業生，令人聯想連在中國大陸也不再流行的保證就業的分配法。

和外國比較又是另一種論證方法。有人曾在歐洲多年，提出「別的先進國家怎樣善待藝術人才」，引證香港的「野蠻和羞辱」，令人驚訝其人無視各國藝術工作者都要為事業和生活掙扎的事實。

在藝術和文化議題上，關於素質的討論常被所謂「具體現實」的敘述邊緣化。演藝學院院長的回應正是例子。他說「演藝行業性質不穩定、兼職不比全職差」，似乎是說凡存在的便合理。事實是，目前香港有不少年青藝術家，處於極不穩定、待遇極差的兼職工作環境中，嚴重影響創作素質及社會貢獻。惡果的土壤，是過去演藝發展局不重視專業藝術人才的政策，不幸地，今日的藝術發展局仍然承繼著。

大家都忘記問的是最根本的問題：什麼是藝術？什麼是教育？

香港的藝術教育，建基於一種工具性的進路，從家長、中小學到演藝學院，都視藝術為達至某種身分（象徵）或職業的技術，跟人的智性和感性發展無關，更與生活嚴重脫節。

演藝學院重視技術訓練，人文學科聊作裝飾（是學院要取得頒發大學學位的資格必須有之科目），學生對語文、歷史、文化、社會等領域的知識薄弱，甚至抱鄙視的態度。學院培養的演員舞者演奏者，許多都欠缺充分的思考能力、敏感度和表達能力，因此，藝術創造力也不高。

這條進路走向惡性循環。演藝學院六成畢業生從事教學，他們本身是工具性、技術性藝術教育的受害者，又沒有受過教育工作的訓練。於是，藝術的「術」一代傳一代，「藝」卻銷聲匿跡。

需要重新質疑的是藝術及教育體制的出發點。演藝學院是這兩個體制的結合，生出來的孩子有缺憾，應該追問是不是父母有問題，而不止於為孩子張羅出路。

蒲窩明天開展實驗

香港處於所謂中西文化的交匯點，後果之一是我們同時承受兩種文化的優與劣。由殖民者進口的西方藝術，處於社會階級的高點，某種中國傳統加上父母輩的難民心態，又置藝術於極低。兩種價值判斷，都沒有肯定藝術的本質價值，只有對藝術的社會角色的集體假定，無關個人，不及身心。

另一個新的藝術教育計畫，在城市與建制的邊緣展開。「蒲窩」位於香港仔區，遠離香港文化藝術的中心地帶，在今年夏天會舉辦一個「明天藝術計畫」，邀請約十個年青藝術家留駐，但不是去示範，或者教青少年做戲繪畫，或者吸引他們成為觀眾，而是主持連串的「藝術生活工作坊」。計畫的策劃者相信藝術可以成就豐富的空間，不必淪為另一個消費陣地。將藝術帶給青少年，要證明想像、創作和溝通是生活的必須，是改善生命素質的力量，可以與成長的經歷息息相關。

蒲窩的計畫是結合藝術和青少年教育的試驗。試驗者不可以預言結果——歷史自會引證。這個以即時實效檢視一切成就的社會，欠缺衡量文化工作的心智和工具，夢想更只被視為虛妄的想像。然而，社會改革的動力都來自想像，對未來的想像，出發點是可能性和熱情。教育不是革命，它要經過一代一代人的努力才會改寫未來。真正投身教育者，都是懷抱今日，張望明天的人。真正的藝術教育，也應該朝這個方向走。★

革命不是街上人搞的！(上)

——青年張南輝的黨人生涯

文·圖 / 藍博洲



張南輝，苗栗頭份流水潭人；1927年生。佃農。

太平洋戰爭發生後，為了實現到南洋開農場的心願，他投入了日本帝國主義拓南戰士的行列；從海軍工員到陸軍二等兵，不但未曾圓滿當初的志願，還飽嘗了民族歧視與壓迫之苦。

戰後，倖存的張南輝抱著建設新台灣與新中國的心情，回到了故鄉；可現實的政治與社會都讓他對國民政府的統治失望了。歷經二二八事變後，他於1949年間，通過同村青年劉雲輝的引介，認識了地下黨人陳福星，並且加入了黨；從此展開他的革命生涯，活躍在頭份到霧峰一帶的山村。1953年在組織破壞後被捕……。

一、幾代人都流著貧農的血

我們張家，來台以來，幾代人的身上一直流著貧窮的、佃農的血。我父親後來就流浪到新竹縣寶山鄉一個叫作風爐口的地方，給人家耕田。那個地方也是我的出生地。

我是在一九二七年出生的。在我前頭，有兩個姊姊（二姊是買來的養女）和兩個早夭的哥哥；後頭還有一個弟弟。所以，我算是家裡的長子。

我爸給人耕的是山田，收成不好，租穀卻一年升過一年。因為耕不到來吃，我三歲那年，我爸又帶著我們一家流浪到頭份，然後在東興河背的山下租了一分田來耕；可耕來耕去，到我十二歲那年，那一分田又給人家賺走了；我們一家人於是又跟著我爸流落到現在居住的流水潭（今蘆竹里）。

流水潭一帶的田地，要算等級的話，在頭份莊內是排在最後頭的；通常，是人家不願耕的。這可就是我們一家流落此地的社會因素。

我爸患有氣喘病，到31歲時，他就不太能做了；一家人的生活完全靠我媽把它撐起來。我媽不識字，只能靠著勞動所得的微薄工資來撫養子女。那時候，莊裡頭的一切重勞動，或是沒人要做的如挑肥，都是我媽的分；沒人會跟她搶的。

我們家窮得就像乞丐一樣，因為窮，我12歲時也要加入勞動了；那時候，我家在河背還租了一片園，種甘蔗；我每天放學後就要過去幫忙，施肥、除草、看園。

因為這樣的生活經驗，我從小就深刻地體會了勞動者被壓迫、被歧視的滋味；也因此，從小我就立志，將來一定要把家業中興起來，才不會被人看不起。

二、火種

我家剛搬到流水潭的時候，向當地一個寡居的婦人租了一間破舊的屋子，租金是每個月150斤穀子。後來，她的兄弟想霸占這間屋子，就強行要把房租漲為200斤；好讓我們知難而退。一天，他強行進入我家，硬要打開我家裝穀的櫃子。可12歲的我卻毫不畏懼地反抗到底。他一打開，我就關起來；不讓他秤量穀子。儘管他是個拳頭師傅，我一樣護著櫃子，不讓他拿走一粒穀子；除非他硬是把我打昏……。

日後回想起來，我想，這件事應是我革命種子的萌芽吧！

還有一件事，那是我唸公學校六年級的時候，我媽想要養豬，於是就拜託我那做泥水的伯父，來給我們砌豬欄；可他不知是怕給我媽做工沒工錢可領，還是其他什麼原因？每一次我媽叫我去請他，他都推說：「明天一定去。」

可明天過了一個又一個，他還在說明天。我一氣之下，乾脆就自己動手來做，而且也完成了。

另外，我在公學校的操行成績，畢業時是最優者之一；我的生活態度一直抱著「以身作則」的原則。

我想，這些和我後來走上革命的路途，有一定的關聯吧。

三、失業

我只受過八年的學校教育。頭份公學校六年，再加上二年的高等科。

公學校要畢業那年，學校按例都辦畢業旅行，我很想去，可是費用要十圓；我知道，家裡是拿不出來的。我一個嫁給有錢人做後房的阿

姑知道了，就給了我十圓。

「出去外頭見見世面吧。」她說。

可我爸等阿姑走了後就問我說：

「你想不想再升學？」

「想。」

「你想不想去旅行？」

「也想。」

「那，」我爸盯著我說：「你是要讀書還是要去旅行呢？」

我沒有說什麼。

這樣，我阿姑給我去畢業旅行的十圓，就讓我去高等科註冊；我因此又多受了二年的學校教育。

我阿姑向來疼我，上了高等科，她又給我做了一身衣服；可我始終不敢穿去學校，怕與眾不同，整個八年的求學期間，我就只穿了兩套制服而已。至於鞋子，只有在大年初一才有機會穿；年初二，就要趕快脫下來，打著赤腳，幫忙做事。

學校畢業後，我立刻面臨失業的痛苦。我從小就對外面的世界感到好奇，一心想到外頭闖闖，不甘心待在台灣；因此，我並沒有打算在島內找工作。我從國小四年級開始，就養成了讀報的習慣；這樣，我在報紙的人事啓事上看到大阪一家簡船公司招工的啓事；我於是就去報名。

這個事情後來不知怎麼會被我高等科的老師知道了，他就跑來阻止我，並且介紹我到鎮公所謀職。我去了，他們要我去當代用教員。我對教書沒興趣，也就沒有接受。



上文接第六版

四、日本兵

1939年，台灣總督小林喊出了「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口號，作為日本帝國統治台灣的三個原則。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少年的我讀了許多描寫南方開發的小說，因而就憧憬著有一天能夠到南方開農場；因為這樣，我對地理下了一番功夫去研究，當時，我不用看就可以用手畫出地圖來。

1941年12月，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並在初期取得局部的勝利；為了配合戰爭的步調，台灣的「皇民奉公會」大量設置了農業、工業的戰士訓練所，將台灣青年訓練為經營東南亞的尖兵。

我為了實現到南方的心願，就進入「招南工業戰士訓練所」土木課，接受為期半年的速成技術的訓練。

昭和18年，也就是1943年，我以第二海軍燃料所二等工員（軍屬）的身分，被派往婆羅洲服務。可到了不久，我就因為水土不服而住了院；還好，因為我年輕（才17歲），乖巧、人緣好；醫生也都很照顧我，所以很快就復原了。

不久，南方的戰事也開展了；盟軍開始空襲、登陸。恰在這年（1944），台灣也在9月1日起實施〈台民徵兵制度〉；我因為已經滿了18歲，就在現地被徵為陸軍二等兵入營；成為第一批被徵兵的台灣人之一。

入營後，受了短期的軍事訓練，我們即以陸軍的名義被徵召到海軍陸戰隊，開往前線作戰。由於陸戰隊原來的成員，大都是來自東京的、年紀較大的補充兵；沒什麼戰鬥力，只是充數而已。因此，我們比較受到重視。

在戰爭中死了很多人。和我一起的20個通訊兵，死光光；和我一起被徵召入伍的17個台灣人，到後來只有3個還活著；而以工員名義被派到南方的訓練所的200個學員，結果只剩80個人回到台灣。這些人，有戰死的；而大部分是病死的。病，通

常是瘧疾，許多人是發作時頭昏得跑進森林裡去，就再也走不出來了。而我在前線時卻很反常，一點病痛都沒有；我想這大概和我從小就得勞動有點關係吧！

另外，我之所以能夠免於戰死，我想這和我抱著一定要平安歸返、中興家業的決心，也有一定的關聯吧。在戰爭中，每個人隨時都可能會突然死去；也因此，士兵們的虛無感是很濃烈的，吃、喝、嫖、賭就樣樣來了。我則因為對家庭的責任感，從來不沾染這些玩意。就拿嫖來說吧，部隊裡有所謂的「軍妓」，一張票兩元；就我所知，所有的人都進去過了，就只有我不會去。有人就半勸半笑地對我說：

「張君啊！我看你也別太嚴肅了。我們怎麼知道能不能活過明天呢？而男人要是在死以前都不知道這種事情的話，那不是白活一遭了嗎？」

我笑一笑，沒有理他。我心裡想，就算我明天會被炸死吧！可我只要活著一天，我就要盡量把身上的錢存起來，為日後做事業準備。

五、報復

在部隊裡，「民族歧視」通常是以一種非常粗暴的方式表現的。同樣是日本兵，日本人就比殖民地的台灣人有尊嚴，而且常常無理欺負台灣人。

有一次，一個日本人到林子裡挖了幾個山芋、煮來吃；剛入口，舌頭就被咬了；他不甘心，就繼續煮，然後硬要逼我去試吃。我當然不肯，他就要動手打我；我也準備和他打一架。結果，班長發現了，才制止下來。

像這樣的小事，經常發生在台灣人和日本人之間。可是，當戰爭結束，情況就整個顛倒過來了。我們這些台灣人立刻搖身一變，從日本殖民地的人民變為戰勝的中國人了；有一些人就想要對那些常常欺負我們的日本人，展開報復的行動。

我有一個訓練所第一期的學長，姓張，基隆人；平常就很照顧我。他對那個硬要我吃山芋的日本人非常不滿；可那時卻又

無可奈何。終戰後，他首先就要找那個日本人算賬，於是就來找我，要我一起去。

「算了啦！」我說：「事情都過去那麼久了。」

「不能就這樣算了，」他堅決地說：「過去我們被他們日本人欺負得那麼慘；現在，我們一定要討回這個公道。」

我無可奈何，只好跟著他去找那個日本人；其他台灣人知道我們的目的後，就一個又一個地跟在後頭助陣；等到找到那個日本人時，已經足足有近百名台灣人，把他、我和那名學長，團團圍起來了。我那學長把來意告訴那個日本人後，他就筆直不動地站在我面前，讓我好好地教訓他一頓。罵完了，我就對他說：

「好了，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然而，其他圍觀的台灣人卻不肯就這樣收場。他們大聲嚷道：「他不是要打你嗎？你就打他一頓，讓他嚐嚐挨打的滋味如何？」

我拗不過他們，只好朝那名日本人的胸膛，不輕不重地打了一拳；算是給大家一個交代。我打完後，我那張姓學長就接著狠狠地揍了他一頓。他一邊出拳一邊教訓他說：

「你憑什麼要打他的兄弟？就憑你是日本人嗎？好，我告訴你，我現在憑什麼打你，我打你就憑我是中國人……。」

從此以後，營區的這裡那裡經常都有台灣人找日本人報復的事情發生。這樣，日本人對我們的態度，跟戰前比起來，竟然完全顛倒了。原先，我們如果有事要進他們日本人的房間，一定要先敲門，然後問說：「我可以進來嗎？」而他們日本人進我們的房間卻沒有這一套，大喇喇地就直闖進來；戰後，他們如果再這樣沒禮貌的話，一定讓我們轟出去，並當場給他教訓……。

這種日本人與台灣人之間的矛盾，終於在幾個月後，我們被遣返台灣時告一段落。

下文待續

去性化的身體與表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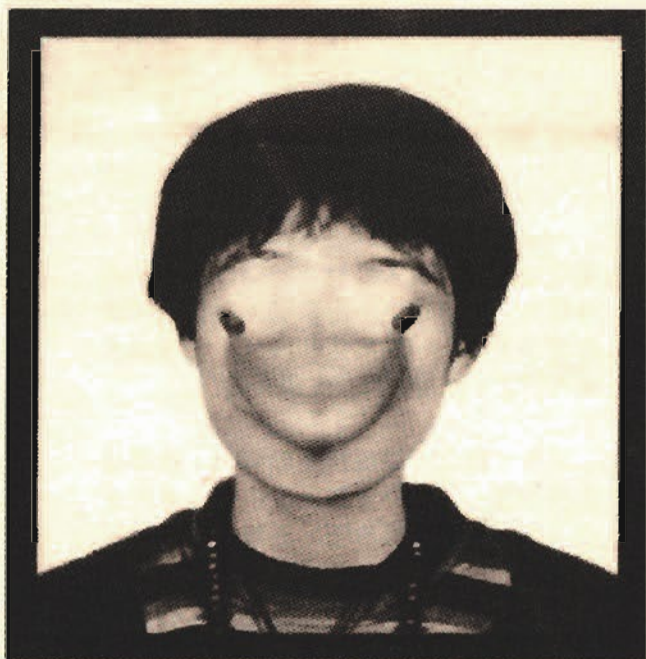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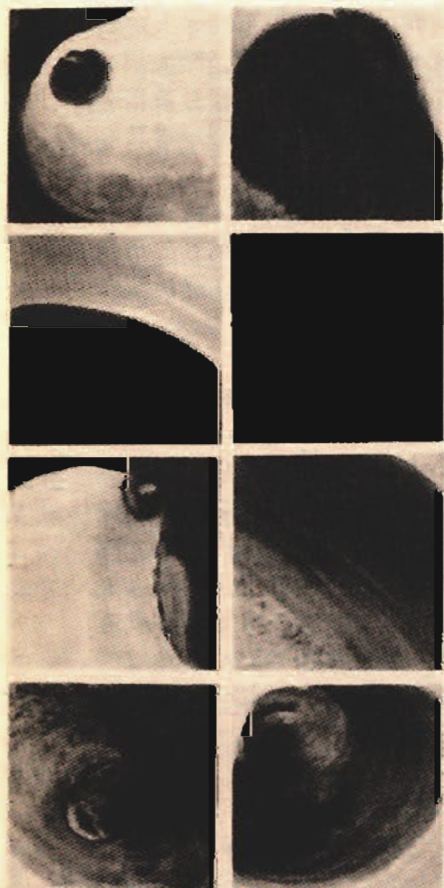
——蔡海如個展：「我的身體」和「我」一起活著

文 / 王錦華
攝影 / 丘德真

身體。存在。死亡。慾念。該為這樣的題材塗上什麼樣的色彩？白色、灰色、黑色或者紅色。慷慨激昂、義憤填膺的話聽得太多；而這裡，蔡海如用琉璃一樣乾淨的聲音說存在的故事，唱死亡的歌。

此刻正在蒂門藝術教育基金會展出的蔡海如 96 年個展：「我的身體」和「我」一起活著，是蔡海如自去年在新樂園藝術空間發表「corps/image」，參與北縣新寶島藝術季的「我不知道，我渴望……」聯展，及今年三月在第三屆女性影像藝術展的展出後，再次呈現她探詢身體的新階段作品。

身體，大概沒有人會否認它已成了世紀末的顯學。近年來不論是從政治學、心理學、人類學、現象學、或醫學各角度出發的論述，都有許多慷慨激昂、義憤填膺的聲音；而藝術圈裡，打從克萊因玩起了「人體測量」（當然是拿女體來玩！）、亞崗西荒謬的「傷痕拓印」、波登激烈的「刺穿」、謝德慶年復一年的「自囚」、「打卡」……，福魯克薩斯以來的（男性）藝術家們亦都慷慨激昂、義憤填膺的拿血肉之軀去對抗藝術商品化、物質化的必然趨勢。而女性藝術家在面對「權力的分配」、「語言的歧異」及自身特殊的「女性經驗」時，她們又是怎麼樣看待那些被固定視角看了千百年的身體？



▲蔡海如的平面作品《身份性別？》中，那個盈盈笑臉的圖像，仔細一看，構成「臉」的卻是「身體」！

七〇年代美國女性主義藝術健將 Judy Chicago 的作品「晚宴」，以女性陰部圖像的餐盤代表三十九位歷史上的女性，慶祝女性的成就；這件動員四百人合作完成的巨型裝置，雖然將當時的女性運動推向高潮，到 1982 年女性主義評論家 Michele Barrett 卻批評此舉有將女性簡化為「性器官符號」的被出賣感！而其後層出不窮的拿女性的陰戶、子宮、乳房為造型主體的創作，都遊走在如何不被吸納回傳統宰制的女性觀、以及如何使觀眾擺脫窺視舊習的矛盾處境中。

女體解咒的創作思考，圍繞在「身體」、「生存與死亡」、「性」等議題上，而「憤怒的氣質」曾經是這個課題的主要表現取向。但蔡海如在反省與表現這個課題時，卻顯得像個異類。讓我說得更清楚些：原因或許是由於蔡海如的作品材料更加「均質」、更著重探討「形式」本身的問題；另一方面，她在身體的創作思考上似乎更有一種「去性化」的曖昧氣質，一種更接近現象學式的存在思考。

從她這次個展的展標堅持將「我的身體」與「我」皆框上那等著被命名、被解釋、被指涉的上下引號，企圖將它成為每個人都可以使用的主詞，而並不只是傳達「創作者——我——蔡海如」的存在與思考；另一方面，她的邀請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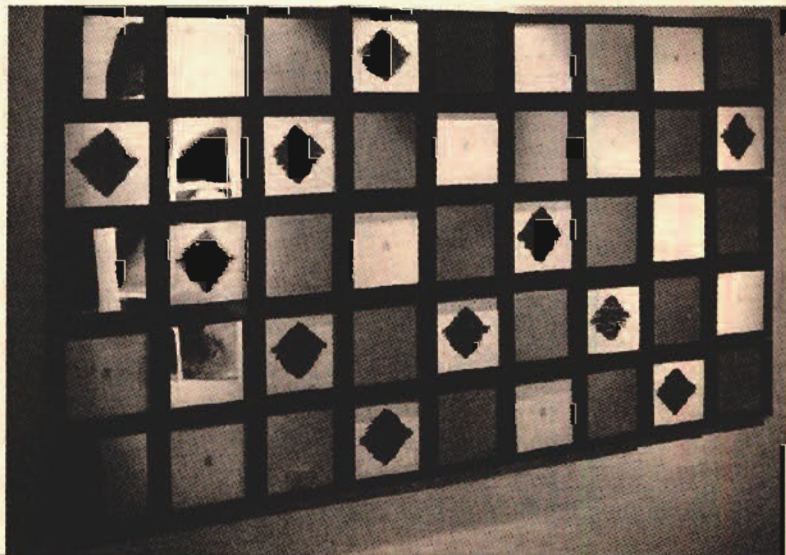
上也選用了她早先創作的平面作品：「身份性別？」，那樣一個乍看之下是個盈盈笑臉的圖像，仔細一看，構成「臉」的卻是「身體」！而這個有著男性乳房、女性下體般的去性化「身體」，正如此曖昧地指向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有男有女、似男似女、非男非女）！

在這裡，她其實提出了一個接近存在哲學的思考——曾經，「臉」是辨識個人特徵的最佳部位，從外觀上那大了幾吋的鼻孔、小了幾吋的眼睛、偏左偏右偏上偏下了幾度的嘴、或深或淡的痣（或疤）……，一直到抽象的氣質、情緒……，我們都習慣將一張張臉貼上一個個不同的標籤！然後，有一天，那穿上衣服一件又一件的「身體」，忽然脫掉了一件又一件的衣服，當世紀末的我們全都在問：「到底要對多少人不忠才會徹底地不感覺不忠？」時，血統不明的我們再也記不住他們內褲的顏色、領帶花色的不同，或者他戴不戴眼鏡？她擦什麼口紅？當我們只依稀記住那些身體的氣味、乳房的大小和肚臍的形狀時，身體，只有身體是存有的唯一記憶！

而當女性主義者宣稱打破「社會建制的身份與性別」，當黛咪摩爾剃光了頭髮、穿上緊身西裝坦露著大胸脯的時候，你仍然確知自己的身份與性別嗎？

下文接第九版

▼四十五個黑框散雜著「我...」、「我是...」的反覆自問；而其中夾雜放置的鏡子，則讓觀眾無可避免的看見自己在作品之中！



■看見「我的身體」與「我」，一起活著……

蔡海如這次在帝門的個展面臨兩個空間的展場：一個是明亮、寬敞、視野一覽無遺的一樓空間；另一個則是有壓迫性、低矮且被區隔著的地下空間。為了配合展出環境由上往下、由明至暗的流動特性；蔡海如也將作品安排為二元對立的對話關係。

在一樓出現場，蔡海如選擇使用影印出來的湯匙影像「取代」原有進食工具特質的湯匙。她不只是在玩馬格利特的遊戲！雖然湯匙的實體和功能選擇性地在她作品中消失了，觀眾仍能透過視覺重現消失的那一部份：「這是一根湯匙」。當她說：「我喜歡將鐵湯匙放在影印機上，用我的食指去按“copy”鍵，一次又一次，放大縮小，不斷地看到複製當中的閃光、聽到「繁殖」的聲音。接著以枯燥無聊的反覆動作，用筆刀一根根地將湯匙影像從紙張上割割下來。」她日復一日枯燥乏味的「繁殖」行為，終於繁衍成噴射流動、佔據帝門高大白牆的慾念風暴！

那些萬頭鑽動、似蝌蚪又似精子形狀的湯匙影像，以成千的數量與各種不同的組織方式形成一個狀似有機的整體；而透過「鏡子」的不斷反映、折射，那些被「繁殖」出來的湯匙影像還要無窮無盡的繁衍下去！

相對於一樓作品被安排成爲無框架的影像自由流動，地下室裡的影像則是「被框定」的對於自身存在的反覆自問。整個關於「我的身體」與「我」一起活著的状态，在這裡曖昧地被追問和反省。那和「我」一起出生的「身體」，一直要到死亡面前，仍有無窮的自我辨識和夢魘時時相伴。

一進入地下室，陰暗空間中迎面撞擊的就是四十五個黑框中散雜著「我...」、「我是...」的曖昧問句；而其中夾雜放置的鏡子，則讓觀眾無可避免的看見自己在作品之中！蔡海如說：「不論我是想用作品來討論「身體」，還是觀眾親身親眼來看作品；主



體自我意識對外的思考，與同時面對自身身體的存活，都可以透過鏡子來提醒或突顯——正在作用當中的「交互運動」。透過鏡子，每一次的反射點、目的地和反射過程都不斷在變化當中。

蔡海如去年在新樂園藝術空間的個展《體／影像》中，其實也傳達相似的概念。只不過她過去更集中在「物體／實體」和其「影像」之間的繁衍、交互替代和消長關係；而這次，純粹宗教似的答案和感官似的經驗，都無法解決或解釋自身「有著身體，活著」這樣的生命狀態與經驗。她無可救藥地著迷於一個偶然的受精卵如何成形繁衍成有機性的身體、生命；離開母體後，「我」的意識又是如何地伴隨著身體的成長漸漸形成，繼而隨著時光的消逝，一步步步入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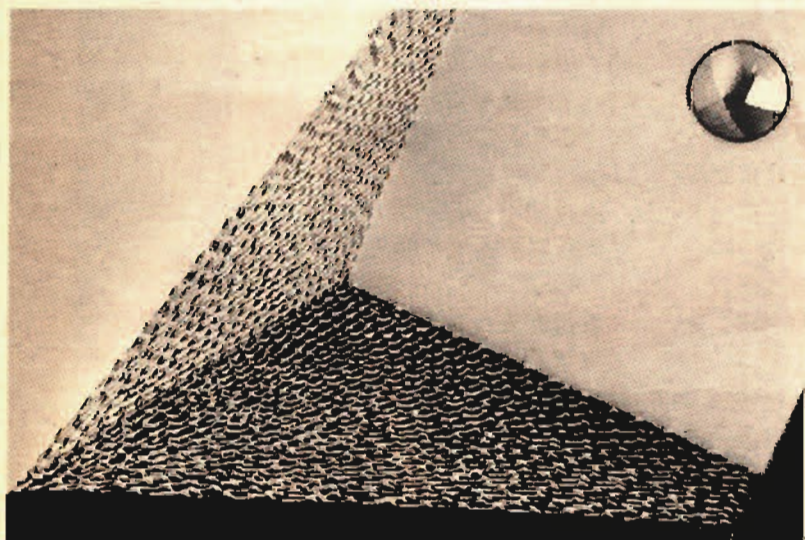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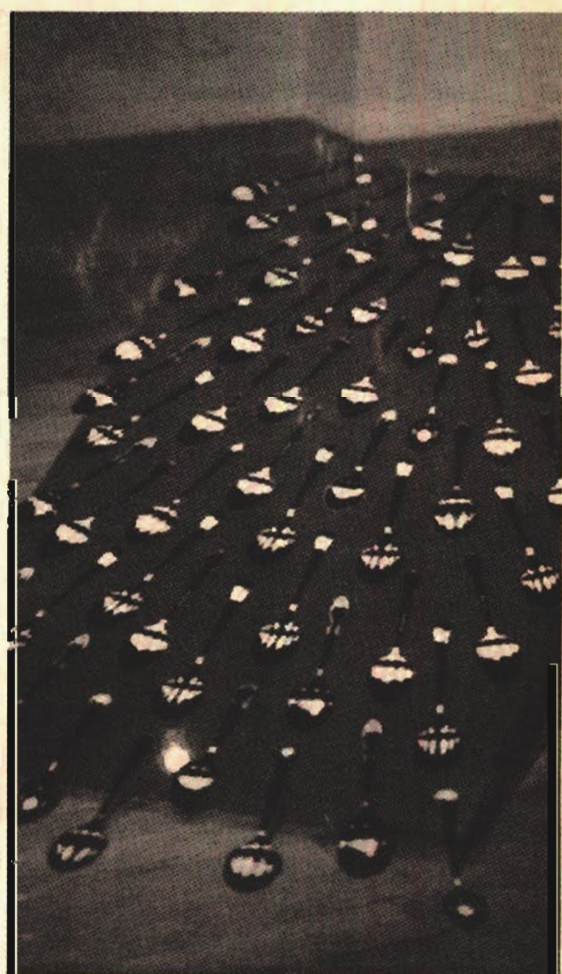
所以地下室空間中，那些影印而成的湯匙影像被放置在象徵血液／生命的紅色螢光板上；而對面隔絕的黑暗空間中，只有三只象徵死亡的黑色木箱，等著收納「我」和我最後的「肉體」。在這裡，蔡海如好辯地追問：成人對於死亡的恐懼，是否來自於「自身」即將消失的想法；而「精神不死」的謊言是否只不過存在於活著的「他人」身上？而在這裡又產生了新的矛盾與對立，觀眾究竟是在看「兩組」象徵對立的作品？還是「一組」意義交錯循環的作品？

蔡海如給了一個幽默的回答，她說：「我想像我用兩種喝「木瓜牛奶」的方式介紹給觀眾使用：第一種是請觀眾喝果汁機打好的「木瓜牛奶」；而第二種方法是「先吃木瓜再喝牛奶，然後把肚子搖一搖，在肚子裡變成「木瓜牛奶」。」當好辯不倦的蔡海如推銷用第二種方式使用時，她又擔心更多人就乾脆只吃木瓜或只喝牛奶。例如她年十月在北縣文化中心的「我不知道，我渴望……」聯展中，以這種方式嘗試展出作品「1 + 1 = 1」後，她說：「著實讓我有好長一段時間覺得臉灰灰的...。」但這次，她又嘗試不斷地把已經認識到的「自我意識」及「身體」概念再次打破，讓腦子裡的想法重新組合。

所以，這次所有展出在會場空間中的全部作品整個命名為《「我的身體」和「我」，一起活著……》的展覽；雖然其中並沒有出現類似「1 + 1 = 1」那般明確、刻意地「讓兩件以上的作品變成一件作品」的作品，但透過一樓和地下室空間「自由」與「約束」的對立；透過作品中「身體」與「自我意識」原先各自意義訊息的錯亂，整個展出仍然在鬆緊間構成一個完整的整體。

或許，就像蔡海如自己所提到的李維·史陀在談「神話思維」時所稱的「修補術」(bricolage)；蔡海如亦正如修補匠般縫縫補補，企圖建立一個有關「身體」的神話。★

▲那些萬頭鑽動、似蝌蚪又似精子形狀的湯匙影像，透過影印機的「繁殖」、鏡子無窮無盡的反射，終於繁衍成噴射流動、佔據帝門高大白牆的慾念風暴！



在同志劇場裡悠遊

同志戲劇
—— 專訪邱安忱

—— 專訪邱安忱 / 賴淑雅

「作同志戲劇對我而言，在某個程度上是一種社會運動……」
邱安忱如是說。

的同志戲劇作品。(圖/邱安忱提供)
公園》之後，以女同性戀真實生活為題
《六彩蕾絲鞭》是邱安忱繼《新天堂

邱安忱，搞同志劇場的！

半路出家的邱安忱，唸完台北工專後，插大考上了文化大學戲劇系，大三那一年，和一群同學自組了「戲班子劇團」。

現在還頗有名氣的戲班子劇團，九一年發表完第一部劇作《背叛》(哈洛品特的劇本)之後，整整在台北小劇場銷聲匿跡了近三年，直到九四年，剛當完兵回來的邱安忱改編法國劇作家尚·惹內的作品《女僕》，導演了一部男扮女妝的《查某嫻》(台語發音，女個人之意)之後，「戲班子劇團」又重新被劇場觀眾認識，也開始有人說《查某嫻》裡，講的雖然是台灣人複雜的身份認同以及階級問題，事實上導演邱安忱利用性別錯置和扮妝偷渡了同性戀意象。

觀眾的這種揣測，到了去年邱安忱發表《新天堂公園》時得到了具體的答案。

《新天堂公園》由七名男同性戀者的互串

對話堆砌而成，他們是情侶、是朋友、是偶遇的過客，寫實地呈現身處在一個無法公開彼此戀情社會裡的種種無奈。

三個月後，邱安忱又發表了另一齣以女同性戀為題的戲《六彩蕾絲鞭》，根據女同志的真實生活改編而成，這齣戲一改過去同志戲劇的哀憐色彩而呈現歡樂有趣的氣氛，可觀的是，這齣戲在亮樂小酒館演出時場場爆滿，其中有八成以上觀眾是女男同志。

「其實我希望來看戲的觀眾是異性戀者，……一方面讓他們不會對同性戀有負面印象，另一方面也可以娛樂同志。」從票房上看來，他的期待中，後者的實踐可能遠勝過於前者，以戲劇作為一種運動的方式而言，這是作同志戲劇所遭遇到最現實的困難。

而這種現實困難其實不是什麼社道德價值加諸在創作者身上的包袱，而是來自觀眾的表現，曾經有個朋友告訴過我，他覺得邱安忱的戲在一個以同志為主要觀眾群的安全場

子中演出寫實的同志生活戲劇，其實一點都不壯烈。這或許可以說明一些同志戲劇無法突破的無形阻礙吧。

以前有個朋友曾經告訴過邱安忱，不要乞求觀眾接受(同志戲劇)，而是要他們強迫接受。

自此，邱安忱做戲的出發點更為膽敢而不畏縮，去年底再度改編阿根廷作家馬努葉·普易的同名小說《蜘蛛女之吻》，作為戲班子劇團同性戀三部曲的最後一部。

他說他不介意別人將他等同於同志戲劇，雖然他所屬的戲班子劇團很介意。

看過邱安忱的戲的人大概都會同意他是屬於很寫實那派的導演，他自己也說他受到傳統戲劇訓練影響很大，沒有辦法像王惠強、許麗善等人演出《天喪人姦》時一樣任意天馬行空、荒誕搞笑，所以多半選擇自己最有把握的中規中矩的寫實方式呈現戲劇。

空降屏東，帶黑珍珠劇團

而他的人也正如他的戲一般中規中矩，兩週前他接到「蘭陵」時期的老師卓明的臨時點召，畢恭畢敬地南下屏東幫「黑珍珠劇團」導一部戲，「黑珍珠」繼卓明、王墨林首先發難南下後，又有一位年輕的台北劇場人空降，但是他們恐怕沒料到這個年輕人想要搞的是什麼戲。

邱安忱雀躍地說：「到了屏東，我還是要搞同志戲劇，只是拐了一彎，從一個婦人發現自己的老公是男同性戀開始……」。

臨時從台北空降到屏東就要搞同志戲劇是極其辛苦的，他說，屏東人對性的開放度很大，但是對同性戀幾乎都有著負面的印象，觀念合作上很困難，尤其「黑珍珠劇團」的成員多半是當地中小學老師，可以參與戲劇的時間不多，相對的彼此溝通、集體創作的機會就變少。

「黑珍珠劇團」今年五月初曾發表《我的身體，我的歌》女性劇場作品，由團員個別以女性議題創作，拼貼成九個片段的演出，邱安忱說，這次他導的戲，希望一半是他編劇、另一半由演員跟他一起即興完成，形式上希望能一改過去片段式的個人呈現，而是一氣呵成的完整戲劇。

還在努力生產中的這齣新戲裡面，雖然不是直接訴諸同性戀主題，而是從主角發現自己的老公是同性戀出發，試探演員如何反應這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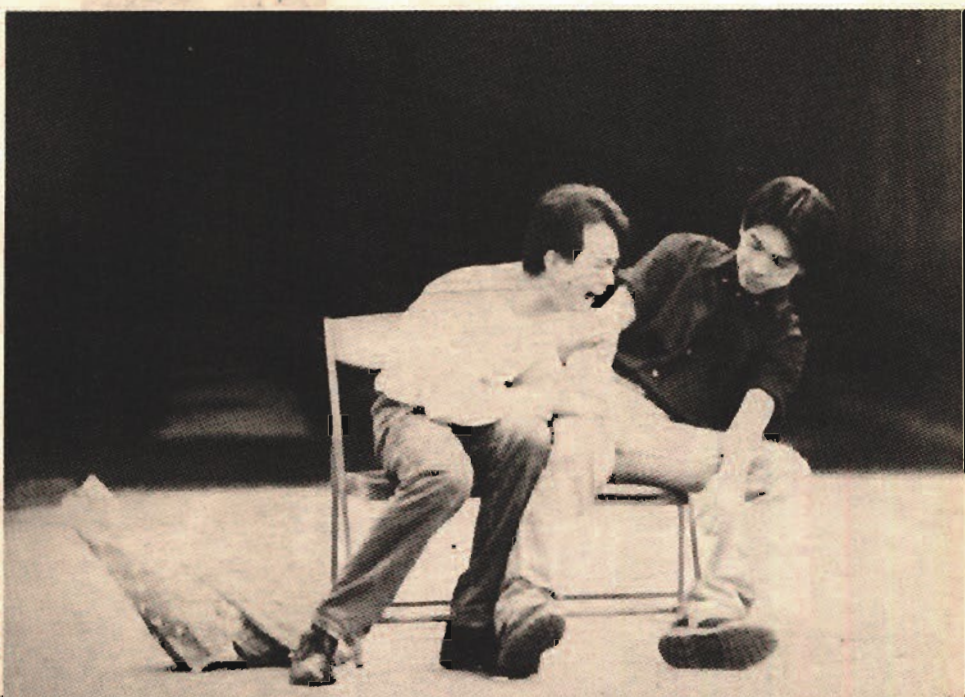
劇場是我的職業

唸工專時就開始參加校外劇團的邱安忱，曾經是「魔奇兒童劇團」的成員，還趕上關門前的「蘭陵劇坊」，成為卓明最後一批訓練出來的學員之一，也參加過陳偉誠主持的「人子劇團」，一直到考上文化戲劇系、成立自己的劇團，注定當不成工程師



戀作品《新天堂公園》。(圖/邱安忱提供)
邱安忱導的第一部引起廣泛同志議題討論的同性

製作《夏日煙雲》。(圖/邱安忱提供)
邱安忱在文化大學戲劇系時導演的畢業



之後，做戲這件事對他而言，始終不只是一個興趣，而且是謀生的方式。

「我的目標是最想做商業劇場，把戲劇當成一種職業來做。」邱安忱說。

而這個目標也反映在他及「戲班子劇團」從以前到現在的製作態度，他說，他的戲製作費動輒五萬元以上，有的還會高達二十萬，導演、演員的費用一定不能低，收入除了由文建會補助一部份之外，其餘就全靠票房來支撐；因此到底「戲班子劇團」是不是「小劇場」的問題，一部份原因是他們的知名度還不是很大，另外就是因為他們很少（或說根本從沒有）接受小型演出的邀請，例如「四流巨星藝術節」以發給每個團體二萬元製作費的方式，根本不會是他或「戲班子劇團」的製作方式。

他的商業劇場目標是不是和他想要做的同志劇場相衝突呢？他說，他大概不至於搞一個商業的同志劇團（成立同志劇團的點子也曾想過，後來不了了之）；但是，他曾幻想過，如果「屏風表演班」演出同志戲會怎麼樣、「表演工作坊」演同志戲又會變成怎麼樣？

◀《查某嫻》中雖沒有同志議題，劇中的男女性別錯置卻引起觀眾的同性戀意象遐思。(圖/邱安忱提供)

赴美國布魯克林攻讀戲劇

說他臨時被點召南下屏東有點倉促，是因為七月底他即將赴美國攻讀戲劇，屆時能否完成導戲的工作，恐怕很難。

邱安忱說他很少看台北小劇場的戲，但是台北小劇場其實也沒有什麼好戲會讓他感到驚喜了，他想，到紐約去也許會看到有刺激的好戲，因此，他決定背起行囊赴美。

原本他想申請學校唸的是導演（DIRECTING）學，無奈紐約附近的學校多半要求申請者親自赴紐約，用當場現有的資源、演員導一齣戲，才能決定是否通過入學申請，於是他放棄了導演學，轉攻戲劇理論，到了紐約之後再伺機調動。

問他為什麼想出國唸書，他說，除了想到國外看看別人做的戲劇之外，最務實的原因是將來他想進大專院校教書。

教書也好、搞商業劇場也罷，他就是把戲劇當作職業來做了。★



「除了枷鎖之外，我們別無可失」

——台灣人權電影展座談會

記錄整理 / 萬蓀琳

時間：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下午三時半

地點：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

出席人員：李敏勇／詩人、

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董事

陳儒修／輔大影像傳播系副教授

台灣人權電影展總策劃

林則良／影評人

蔣慧仙／破週報採訪主任

電影放映：七月十二日至十四日

陳儒修：今年受託幫台美文化基金會辦這次的人權電影展，有幾點我要說明一下，首先，目前除了在紐約曾辦了七屆的人權關懷電影展之外，台灣算是世界上少數舉辦以人權為影展主題的地區，因此這次的影展具有相當的意義。

其次，由於「人權」這個概念相當抽象，不若現在普遍所謂政治電影、同志電影等有清楚的議題概念，因此很值得我們去思考「人權」到底是什麼？而我這次選片也希望能將人權的概念擴大，不只侷限在政治迫害的範疇內，納入如《哈維米克特時代》等同志方面的人權議題。

進一步我想瞭解與嘗試的是，如何藉由此次的人權影展，打破台美文化基金會傳統所辦的活動，如「島國旋律紀念音樂會」等只界定吸引某些特定政治傾向與關心社會議題人士的製劑，號召更多層面的人來關注人權問題，甚至是要瞭解各個世代對於人權意識上的差距在哪兒？尤其是被冠上「新人類」或「新新人類」等所謂注重消費的一代，對政治冷漠、對社會疏離，甚至像最近蘇建和的案子，似乎都不在他們關心之列，希望藉由影展來吸引

這群新生代對「人權」的注意。

基於這三個理念，今天請到前輩李敏勇談從台灣長期以來在文學領域或是社會運動的參與狀況；破週報蔣慧仙則代表了曾經歷學運那一代的年輕人，如何看待自身權利的態度與要求；而林則良從電影中看到人對自身權利的要求，如何透過藝術的形式來表達等各個面向，希望能從今天的座談中瞭解各個世代間對於權力的思索，而人權電影能提供什麼樣新的想法給新的觀眾。

李敏勇：最初台美基金會要辦人權電影展時，我一方面覺得很有意義，另一方面也覺得有點疑惑，我回憶起一九七八年還在辦「笠詩刊」時，曾請吳正桓幫忙寫了一系列電影導演的介紹，當時對於人權的討論，多半是從政治電影的角度去談，大概是在政治處境的相對環境中較能凸顯這樣的主題。因此從「人權電影」的角度而言，人權應該是主題，而電影是種表現的形式。台美辦台灣人權電影展可能遇到的困難是如何界定人權電影的意義，狹義的範疇會只侷限在紀錄片的類型之內，因為在票房上較難支撐商業或劇情片選擇此種題材，尤其是在電影體質天生不良的台灣，因此此次影展名稱是否要加上「台灣」二字值得思考。

台灣人權基金會曾經設立過「人權報導獎」，希望每年選出一位以台灣的人權為主題，透過藝術形式包括影像、美術、音樂等來表現的作品，並提供美金五千元，後來辦了三屆就沒有了，其中有一年是影像作品（李孟哲的《朱老闆的暑假作業》），那時就感覺到台灣的藝術家，除了少

數幾個如南部的劉可亦等，會在其作品中傳達社會意象外，甚少藝術家會以人權為主題直接、間接呈現，就算在文學的領域中也是一樣。從這點讓我回想起在「笠詩刊」翻譯拉丁·匹克曼的詩集，描寫他以政治犯的身份在獄中的心情。

我以為一個藝術家即使不直接處理人權問題，但也應該在作品中呈現對人的尊重，符合人權的尺度。由此來思考，對創作者或欣賞者而言，一個較正常社會的文化條件才會支援這樣的取向，台灣當然沒有這種條件，最好的例子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學、電影，在那樣的社會條件下，可以讓藝術家透過各種藝術形式對話，而社會也剛好存在強烈的壓制條件。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東歐。因此對人權的概念有很強的認識，且社會中存在這樣的議題讓創作者及欣賞者不斷思考等，這兩種基本條件是這類型藝術作品出現的基礎。

台灣社會對人權是相當的漠視，一九四九年聯合國就有人權宣言的出現，而台灣直到一九八四年才開始對政治犯關心。一般而言，人權包括自由權、參政權、社會權等，前兩者通常都會與政治牽扯。自由權是指人天賦的權利，如言論自由等，亦包括約束人要不要作任何事的自由，不過我們發現，很多時候對社會權或自由權的壓制，並非經由政治力量遂行，而是一種社會多數暴力的正當化結果。

陳儒修：剛剛李敏勇所提到的笠詩刊或早期的社會運動等，對多數的年輕人來說都很遙遠，且台灣人所患的歷史失憶症很嚴重，您認為剛剛所談到的概念在九〇年代的今天還保留多少？

下文接第十三版



▲《真實一瞬間》

李敏勇：我覺得這一代人對權利的概念更強，只是比較屬於個人層次，而非放在社會情境之中。從八〇年代以來，台灣社會逐漸出現一種假象，從某個角度而言，每個人都可以任意批評任何事，但這並不是真正的自由，只是很個人的，但整個政治要作為一個積極建構民主、福利或獨立國家的自由發言並不多，在政治的宰制消失後，很多正面取向的聲音也都沒有了。

我感覺，藝術家應該對人權問題較敏感，因為他們置身在結構之外。以我個人經歷而言，一九六九年還可以感受到越戰，我自己開始寫詩，那個時期的詩多半是反戰的，如想像在人監獄中或是戰場上陣亡的處境，基本上是從藝術家對自由的追尋、對人的肉體或精神完全自由開展的角度，屬於非政治的人權反思、自然人的自覺。

但是在台灣的教育中幾乎看不到這樣的東西，我多半是從國外的作品中領略。那時看到一位日本作家對於戰爭的反省，讓我思考到分屬交戰兩方國家的藝術家該對戰爭抱持怎樣的反省，被侵略者的藝術家起而批評反抗侵略者的暴行，這是本能的反抗，層次比較低；但反過來看侵略國的藝術家，如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國內反侵略的聲音卻令人景仰，藝術家從自身出發去思考人的問題，而不是附和在權力支下，才是對人生命真正的尊重。

目前在台灣，政治方面的人權問題可能是較以前好多了，但是非政治力量壓迫的社會權的問題顯然還是相當嚴重，如貧困者、同性戀等處境，顯然在這個所謂「自由」的社會中未受重視。

陳儒修：這次選片時我其實並未和很多人商量過，不知道林則良有什麼樣的看法？

林則良：我想這次影展的電影還是比較偏政治性，這種電影基本上很容易讓人認同主角在片中的處境，如在右派保守的社會中，左派的思想受到壓抑，或是《以父之名》中國家與國家的對抗，《哈維米克的時代》雖然是描述一個同性戀議員被槍殺，但更大的背後力量還是政治。

首先我覺得「人權」的概念很難釐清，其次我有一點難接受被標籤化的東西，當然辦活動是

需要個名目的。這幾部電影共同的地方都是有一個人被迫害，若是以好萊塢的手法或是單線的敘述呈現實，這些人就會被塑造成為英雄化的人物。我個人較難接受這樣過度簡單英雄化的方式，如《哈維米克的時代》其實在議題深度上就廣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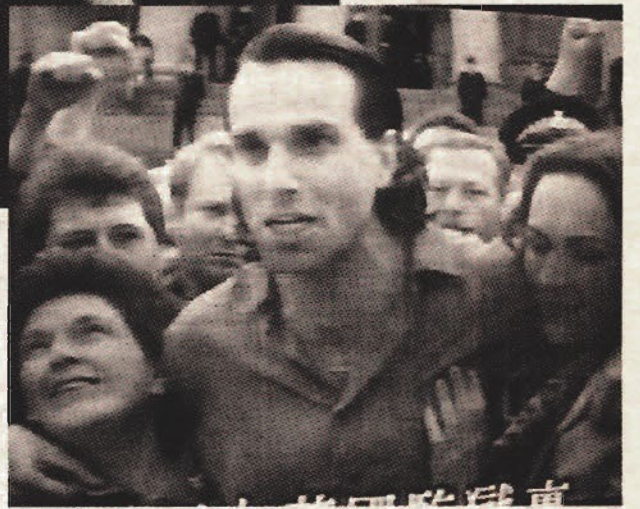
對於這種電影，我個人覺得大致可以分為三類，一種是個人翻案式的電影，如《以父之名》，這樣的電影將個人塑造成英雄，讓大眾易於接受但議題則探討不夠深入；第二種是屬於社會議題性的電影，如肯·洛區（KEN LOACH）的《折翼母親》（LADYBIRD, LADYBIRD），敘述一位與多位男性發生性關係的母親，生下很多不同父親的小孩，而其本身經濟狀況不好，政府認為她身邊沒有男人養家而強行帶走孩子。

第三種則是屬於集體記憶式的，如納粹事件的反思，甚至二十年後為何出現新納粹主義的思考，這類電影如《我不是壞女孩》，敘述一個女學生成長的過程，一天突發奇想地寫一份論文研究自己所生長的小鎮與納粹的關係，結果發現整個小鎮都是共犯結構，甚至在調查的過程中遭受鎮民的警告與誤解。

陳儒修：當初想到肯·洛區時，的確有想放《折翼母親》這部片，但後來我考慮到這次所吸引的觀眾接受度，這樣的案例在台灣並非普遍現象。不過林則良把人所遭遇到的問題分類成三種其實蠻清楚的。

林則良：其實最初聽到這個影展時，我主要是從電影本身出發思考。我覺得很奇怪的地方是，為何台灣在處理類似題材的電影，不能像歐美電影一樣，將事件抽絲剝繭地呈現出多元的層次，雖然我們的電影看起來都很嚴肅，但你會奇怪到底導演心裡在想什麼？我認為嚴肅的題材需要花相當的心力去蒐集資料與記錄，當然經過這樣的過程之後，電影的處理還是需要一定的美學與觀點。電影美學是可以很嘲弄的、很風格化、很個人的，但是議題本身應該是非常嚴肅的。

蔣慧仙：我覺得電影與人權結合的這個概念是很值得鼓勵的起點。過去台灣比較容易被記錄下來的歷史，是屬於追求民主政治發展的黨外抗爭，及政治異議份子因不同的理念而受壓迫等進行的歷史翻案，這些當然同時是追求意



▲《以父之名》

見表達自由的人權抗爭史；另外在大眾文化的場域，例如解嚴前後《香蕉天堂》、《悲情城市》以影像重詮白色恐怖年代權力高壓監控、人人噤聲自危的集體記憶，銘刻了人民抗爭史。但基本上較侷限在狹隘的政治範疇。

上一代的人或許會覺得更年輕的一代對歷史或政治無感，我想對於傳統定義下的政治這是事實，但人權這個概念應該要從政治的場域走出，直接切入新世代的生活經驗進行更多樣化的詮釋，同時更敏感於權力操作的面相。這次的人權影展可以說是一個起點。

我個人認為所謂人權的概念，不應只侷限在個人層次，應該用更細緻的分類去談。例如到底是那些弱勢的社會族群較沒有相對的社會力量去爭取權益，他們受壓抑的生存情境被合理化、他們的權利可能無人代言，甚至根本還未以人權的角度被看待。另外，相對於上一個世代對新世代政治冷感的焦慮症，我覺得其實九二年之後可以看見一些新社會力量的興起，如同性戀平權運動，或是爭取平等工作權的男女工作平等法等反性別歧視運動，由此可發現相對於從前的政治主體，有一些新的社會主體在新的歷史形構下被建構、召喚出來。因此人權的概念應該更細緻地被放在新的社會主體位置來看，探討其位置、權利關係的演變。台灣七十年代對待同性戀者竟是以相當粗暴卻被正當化的方式對待，回顧其隱私、人身權甚至剝奪其工作權，這些問題的探討可從《哈維米克的時代》一片獲得啟發。

陳儒修：從慧仙所談我們發現，對於身體的概念已經落實到非常個人化的層次，不同於李敏勇所談的社會的身體的概念。身體概念的轉換有其優點及缺點，缺點在於集體力量的形成不易，是否能像從高雄美麗島事件以來系列民主化運動後，號召出群體力量的對抗；而九二年開始的如同志運動，的確有其契機在展開，但會不會被人認為是只個別化的政治，或是細微政治體的政治，它有可能發展成社會身體整體力量的展現號召嗎？

下文接第十四版



▲《超級大國民》

上文接第十三版

李敏勇：我覺得人權電影還是應該有較具體的範疇，雖然所有的社會介入的議題都會牽涉到人權，但我覺得這樣不是積極意義的人權電影。所謂人權電影應該針對人權的概念：自由權、參政權、社會權等，以人為中心，其肉體或精神受到以上三種權利的迫害，以電影的形式表現去救援迫害或宣揚正面取向。另外又牽涉到不同文化的尺度，即肉體或精神的生活指標，面對現實尺度的不合理時，透過藝術的創作表達自己理想中的尺度，強烈指控對人的迫害及救援，彰顯壓制行爲，最終目的是要宣揚人權的重要。

對人權的概念其實是文明化的一種過程，舉例而言，政治的暴力容易感受，但社會有意無意加諸人身的集體迫害卻更可怕，怎樣將這種矛盾點出很重要。

其實最重要的是社會要有足夠的條件讓大家反省或創作人權相關的理念，台灣在這方面的涉入相當少，像《超級大國民》這部電影中，人權只是導演關心到的一個層次，而非宣揚壓迫或人權問題，因此不能算是真正的人權電影。人權電影應該是種結果論，觀眾藉由觀影而反省自己是否被壓迫，甚至是否成爲社會多數暴力共犯結構的一員。人們經由學習而反省，逐漸形成是否參與、接受某事物的態度，這種態度亦可形成某種人權指標。每個社會、國家、甚至是個人，都會有不同的人權指標，這是很有趣的課題。而台灣的社會指標只停留在粗糙的國民所得指標，尚未達到福祉生活，甚至是人權等抽象的指標。

陳儒修：剛剛所提到的「人權指數」很有意思，就是每個人究竟能關切到多少其他人的狀況。從這個觀點出發，不知道注重消費的新世代的人是怎樣想法？

蔣慧仙：整體來說，普遍的人權狀態似乎是比政治高壓時期有改善。但請記得義大利、德國、美國等地都曾興起的新保守主義風潮，以國族政治來說，新納粹從歷史灰燼中重燃法西斯火種、國家的經濟危機往往歸罪到外籍勞工或移民族群；性別方面則藉著愛滋疾病打擊同性戀與性少數以回歸父權宰制性道德與家庭結構……新保守主義不只是意識型態上的爭奪，還包括政治、社會具體情勢多重面向的操作，少數族群被剝奪生存空間、或成爲代罪羔羊，這當然關乎人權問題。新保守主義對種族、階級衝突、性別、文化差異，甚至可能轉換成以另一種新開明的面貌出現，例如開放邊緣化的空間給少數族群，讓多元空間表面上存在，但背後卻仍是代表傳統價值、多數暴力的宰制

性力量在定義正常／異常的界限。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表面的開明會造成無法動員的潛在效果。這對於人權價值的追求會有什麼影響？

之前我很樂觀地提出同志人權見到動員的可能性。同志運動或論述除了是個人化的身體政治，他們也提出工作權、婚姻權的爭取，「同志空間行動陣線聯盟」起而與公部門交涉，這其中還是有集體性動員的力量存在。但很切身的人權議題，如蘇建和的案子，他們以個人生命和司法對抗時，年輕人的關切程度到底如何？動員的基礎在哪兒？

陳儒修：這也是我很想問你們的，我不清楚這次動員的範圍到底到什麼程度，還是只是激起目前既存的反對勢力及社會運動的那一群人？

李敏勇：我想社會議題和人權議題其實還是有界線，我覺得像同志問題比較屬於社會議題的範疇。因爲同性戀這種身份或主張受到很明顯的壓迫，在壓迫過程中呈現的人權釋放，就比較容易受到同情。以人權問題而言，我想可以分成社會的個人與群體來看，兩者之間存在許多結構性的矛盾。就像新保守主義的出現，其實也是著眼在所謂某種社會秩序的維持。因此自由的概念幾百年以來的解釋與生活上的實行都是相當複雜的，在文化領域裡的解釋只是其中一環。

蔣慧仙：我覺得「人權」這個概念是蠻抽象的，基本上它被賦予一些終極而美好的價值如自由等。但一般人對人權較冷淡的原因可能就是因爲它過度抽象，除非真正有過被壓迫的經驗。因此「記錄與建構出抗爭的記憶」是很重要的。

還有一種歷史上的弔詭，是形式上的民主未必能保證人權實質的改善。美國經過馬丁路德金、金瑟等人的抗爭後，黑人基本上已經融入美國的政治體制中，表面上他們已經爭取到憲法上保障的權利，但實際上他們社區問題、貧困問題、青少年用藥問題還是一樣嚴重甚至更加惡化，在這種情況下談抽象與形式的人權，很容易掩蓋了實際上被不斷邊緣化、貧窮化的處境。許多黑人導演即著力於「己群」抗爭經驗的影像建構，例如史派克李。在臺灣，同志人權、勞工問題很少在大眾文化中被呈現，去建構權力集團的壓迫記憶是很迫切的。

另外今天一再被提起、引起舊世代焦慮的「



▲《哈維米克的時代》

新新人類」的青少年，其實是屬於相當尷尬與過渡的一個社會階層。多半人會問：新世代的人爲何這麼冷淡？但是反過來問，社會真的有給他們主張自己權利的空間嗎？尤其在台灣，對待青少年的方式是，出狀況時責備他們爲何不像成年人一樣，平時卻將他們當兒童般對待，因此在青少年養成階段並沒有給予他們自主的、形塑自我文化的空間。在不是給糖吃（飜舞）就是給棒子（飜車）的權威家長式的養成過程下，青少年對人權甚至公共議題的冷淡態度並不令人意外。

以我自身的經歷而言，是因爲經歷學運的召喚而產生改變；但我不知道新世代的人類在經濟相當寬裕的情形下，會如何想像他們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事實上，如果不要侷限在法律層次談人權，我倒覺得新新人類因應他們自己的物質基礎與時代感，會發展出不同於舊世代的人權定義與追求方法。比方說，陳水扁取締電動玩具妨礙了「我們」的遊樂權利，「我們」青少年享有追求身體快感的情慾人權、輔導體系滾一邊去，「我」有主張身體自由、拒絕當兵的可能嗎？「我」要抗議偏重智育、分數至上的聯考制度斷絕「我」追求知識與快樂的人權……「我們」不爽當然要用各種方式宣洩不滿表達訴求，飜車、打耳洞、放電腦病毒、搞情慾革命……青少年會建構各種符徵並在其中感受到集體性的狂喜，這也是屬於他們的人權的追求。或許他們不再被古老的政治召喚，但這決不是說他們無感於各種權力在其意識與肉身上的操作。

陳儒修：也就說要有一些事件的衝擊才會產生一些搭配的思考，而這事件似乎又要真正刺激到個人內在才會轉化成思考，只是目前這一代似乎還未碰到此類事件的發生吧！

李敏勇：青少年時期進入自我形塑的階段，在現今的政治、經濟條件之下，他們內心的苦悶無法經由教育的過程得到抒解，而被上一代人視爲冷淡、乖張，但我覺得人的生命都有其特殊的張力與潛能，能藉著各種轉機刺激而成長，這都是學習的過程。當然社會必須提供更具有建設性的學習情境，形成人的基本態度，勾勒廣泛的青少年的覺醒。但若沒有，人也會自我摸索尋找出路。台灣社會的危機則是在已有足夠的物質條件，但是文化條件不強。

陳儒修：對於新世代的對話，我們希望能持續下去，尤其是藉由在破週報上刊登，而能與破的讀者產生對話，由新世代提出自己的關切點，引起迴響。

★

台灣人權電影展播放場次請見第二十九版報馬仔



香港九七倒數 360 天 (一)

六四民運與香港民主運動

前言 文/黃孫權

■ 專題企畫：黃孫權、丘德真
■ 攝影：丘德真、黃孫權、王以蓓

寫稿的這一天，1996年七月一日，台灣的媒體多少報導了關於香港種種的變化與台灣的關係，以及東方之珠未來的種種，這些未來經濟形勢和早年帝國殖民舊帳的分析，多半代表了台灣對於香港的認識，和我們（容許我用「我們」來形容）所想認識的香港。

然而，此時此刻卻令我想起西西早年小說「手卷」裡描述的景象，什麼樣歷史因由使得那些冒險渡過海洋，長龍渴望求生棲息的人民如今卻又被迫逃離？還有景象之外，在九七前一年，那些無關乎政黨親中親英磨刀霍霍準備好好一搏的富貴們的嘴臉，當然，也包括剛剛告別的一群「搞運動」、「弄文化」痞子；在六四遊行街頭認識的中外男女老幼；與在藝穗會（fringe）、64Bar、躲藏在旺角地帶妓女戶與商業區中宛若電影《重慶森林》裡重慶大廈般生活環境中的學聯會、工盟及其他運動性組織辦公室裡的朋友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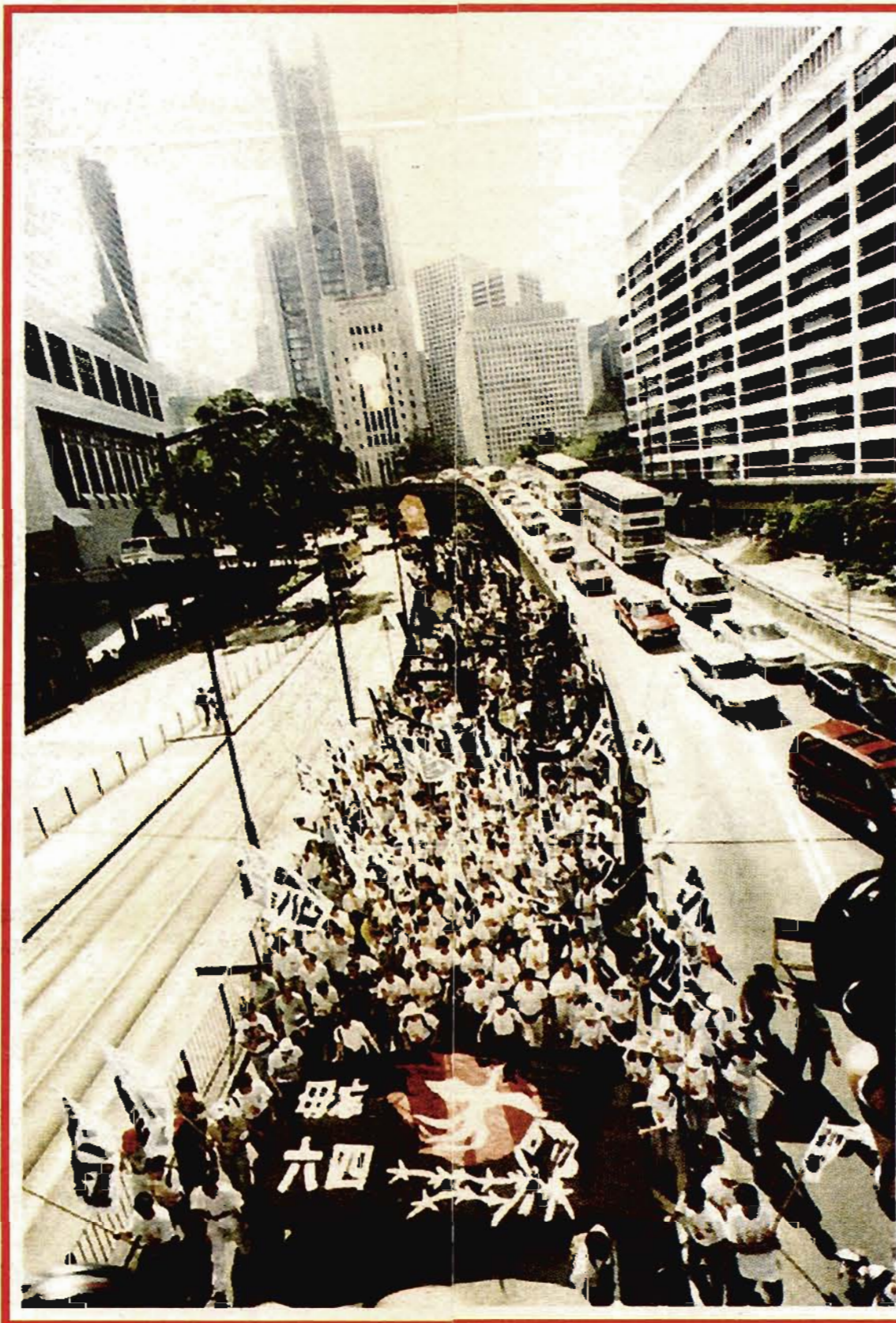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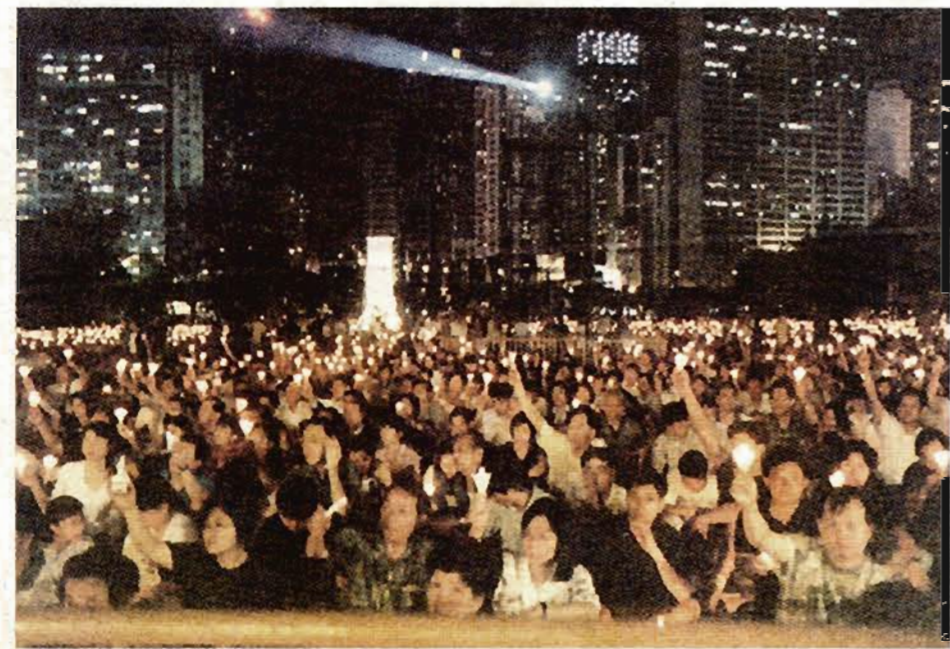
關於香港九七，該問什麼樣的問題才算問對了問題？如何對經濟以外的事物感到興趣，而又沒有政

治意識型態的需求來看待香港 97？對於華人（如果此字沒有什麼貶義）一個亞洲區域的思考又是什麼？這些問題也許必須進入香港自身民主運動的發展歷程與中國向西方/資本主義看的整體開放策略中來理解，希望破週報這次的專題可以為回答這些問題作準備。

連續三週的專題中，第一週我們先處理六四天安門與香港民主運動，我們或許可以說：八九年六四民運是香港民主運動啟蒙的開始，而瞭解這波民主運動除了中英兩政府所採取的吸納與非殖民化策略外，也必須知道主流民主派之外的一些激進之聲，於是我們走訪了以思想出版為主、明確表示自身為社會主義派的「先驅社」、托洛斯基左派的專業革命組織梁國雄與「四五行動聯盟」、多是學院老師所組成的「民主大學」，以及香港學聯，還有站在大眾立場，結合馬經與政治評論的另類報紙《頭狗日報》。

第二週我們將處理中國向西看，「造一個社會主義香港」的整體開放策略在深圳的現況；最後提供一個香港的另類旅遊藍圖。

六四民運與非殖民過程中的香港民主運動



六月二日星期日的下午兩點二十分，由中環六碼頭（走道上擠滿了菲律賓人，這是他們的週日親族聚會），匯豐銀行（英資）和中國銀行（中資）以及殖民時代的建築物立法局所包圍起的地帶，一個充滿現代資本主義與殖民帝國主義美學氛圍區域，馬路上放置著一幅幅標語與布條，有「毋忘六四跨越九七」、「釋放王丹」、「平反六四民運人士」、「釋放陳子明」等標語，以及民運人士魏京生、劉念春民運人士照片，以及七年前中央美院在天安門所雕刻的自由女神像的木刻版畫旗幟。由貝律銘所設計，目的要超越英資的匯豐銀行高度的新中國銀行（中資）則在近處高度的凝視著緩慢集結的人群。媒體與觀光客的相機不停

穿梭其中，一位頭戴紅五星鋼盔，身穿綠色風衣的的男士，在媒體前散發著《中華評述》（China Comment）。

下午三點 20 分左右，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主席司徒華及民主黨的楊森、李永達，以及至大陸參加 89 年學運被關了十幾天李卓仁，開始在台上「致詞」，司徒華並表示，希望此次遊行當眾應理智和克制，要防止別有用新的人們煽動。參與遊行的人逐漸擁擠，身兼籌委的民協主席馮檢基、民協的廖成利和黃仲棋亦在其中。包含圍觀的人群大約有二千人，每人手上拿著支聯會所發的歌詞文宣，捐款箱與工作站人員積極的備署，書攤上賣著支聯會為了紀念「六四」七週年紀念而出版的小冊子《腳印與戰叫》、民主大學的攤位上則賣著《魏京生假釋以來言論集》以及殷海光先生早期作品的合集，反對成立臨時立法局的簽名布條長長的鋪在地上。歌聲開始揚起，第一首歌是羅文的「中國夢」，繼昨天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腳踏車遊行之後，這是第二波有關支援紀念六四民運的活動——「愛國民主大遊行」，從遮打道行人專用區至新華社的遊行。

xxxxxxx

這次遊行是一個試金石，既可檢驗出未參與遊行的香港民主黨人士何者親中與保守，又可看出中共當局對於此次遊行一關切未來九七之後，香港結社與言論自由的態度，更可以看出香港人民對於中共政權最後的「辯駁」為何。遊行的主題是「跨越九七」，不但意味著香港人民擔心九七之後政治社會情勢，更意味著這股香港主流民主運動領導者真正焦慮所在乃是能否繼續在政治機器裡掌握有利位置，所以支聯會的人們在台上不斷地問觀眾：「如果九七之後，支聯會的人被中共抓走了，戶口被凍結了，支聯會被取締了，你們會不會聲援我們？」六二大遊行如

此，六四在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所舉辦的「燭光悼念集會」更是如此，整場遊行與悼念集會在形式上變成了一個「支聯會」預先的葬禮、事前向人民的索求、以及對於領導遊行份子未來的保障，一個由廣泛的華人意識與民主意識收編而成的**官司民主派的保險計畫**。

無可諱言，從八九民運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才被啓蒙，1984 年的中英聯合聲明，才變成香港人民真正意識到的「未來」。香港保釣運動至七零年代的「左派」運動逐漸收斂、轉型成自由主義的民主運動，由面向中國的社會運動策略思

考變成香港在地民主運動方向的研擬，特別是在八九民運透支社會主義，港人所稱的「左派」美夢破產之後，使得港人必須謹慎的看待借來的中國國族主義，這個一度被用來支撐反帝國殖民統治的意識型態。也是隨著八九民運，支聯會（絕大部份的領導幹部為民主黨與民協人士）收攏了香港社會絕大部份的社會資源，並且在立法局開放一半名額直選時，民主黨人士獲得絕大的勝利，使得這一波在地的中產階級菁英們，順利的進入政治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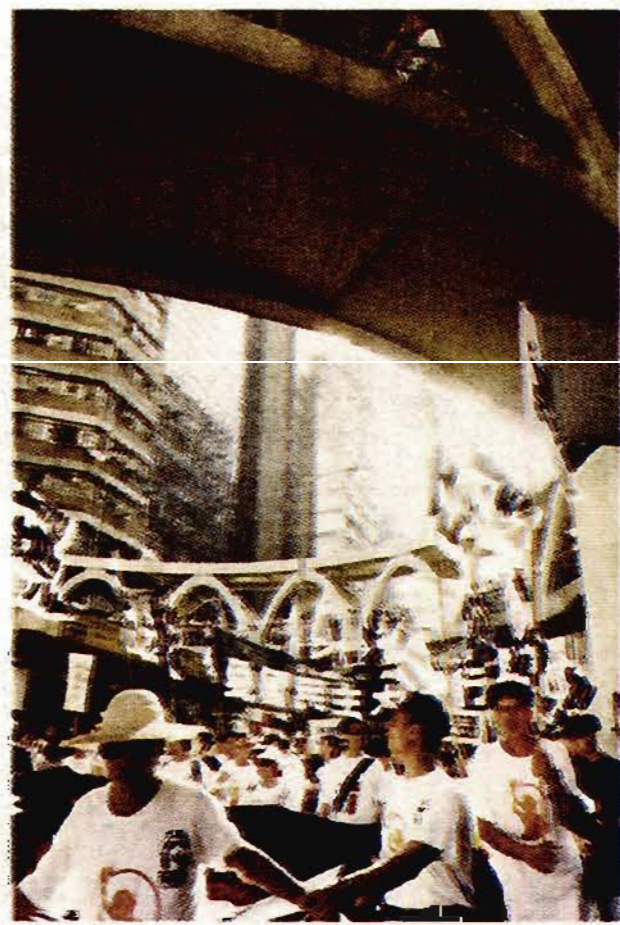
xxxxxxx

民主的理想其實並無錯誤，但充滿矛盾。在紀念「六四」七週年活動之前，支聯會第六屆常委，在其宗旨簡介中，已刪除了一個極為敏感的「短期目標」，即「支援中國人民推翻當權者鄧、李、楊集團」（按司徒華的辯解，打倒鄧李楊並非讓步，因其中有兩個已不在位，李鵬將於明年十五大後亦要下台），甚至在之前由支聯會所發佈的一則「支聯會「十個怎麼辦？」/支聯會怎樣跨越九七（討論稿）」中，則明顯的標示出支聯會溫和抗議與司法抗爭的安全路線，因此，對於支聯會自己所宣稱的「香港的民主運動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部份」而言，至少透露兩種訊息，其一意味香港的民主運動必須、而且必要地作為一個全中國民主運動的指標與成就，中共對於香港民主運動的寬容則相對成為重要的指標；其二是支聯會根植於中產階級傳統所堅持的改革開放與經濟成就乃是由司法保障的民主/全民選舉而來，這又與保障民主黨人士在目前立法局與行政部門的地位極其相關，如果中共制訂的「基本法」不能保障經由普選而完成的立法局議員，那麼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失敗的，如果一切依法所建立的支聯會被取締或者註銷，而不能透過司法的程序得以平反，民主也是失敗的。

多人預測 96 年的「六四」紀念活動將會是最後一次，支聯會作為一個海外華人最大的支援組織，如果捫心，或者自以為是港人新繁之民主運動成果的代表卻期待自身的全身而退，或者是期待以法律來作為保障，對於中共「將會」禁止紀念六四集會，《討論稿》竟然打算服從禁令，只敢預先呼籲「大家不約而同地進行悼念活動」，畏懼勇敢的行使公民抗命權的話，支聯會某種程度而言，剛好變成「港賊」所言的一般，只敢仗著英國保護之下隔著皮靴搔癢，而不敢直接面對中共。對於支聯會行動的異議之聲，我開始注意到由一群教師與社會人士組成的「先驅社」、「四五行動聯盟」、與《顛狗日報》，特別是「先驅社」所發表的理論性與細緻討論的文章。

先驅社與民主大學的成員也夾雜其中，不少家庭更是扶老攜幼全體出動，也有不少老外出現，天橋與路旁擠滿了圍觀的人群，背著幾公斤重的香港當地與外國媒體攝影記者不用說，連警方的錄影小組與維持遊行安全的警察也一路跟隨，這是香港的一個全民運動、不分年紀與種族與職位。當我們穿過中環、灣仔、旺角兩旁高聳建築物的街道時，不禁想到這個高度法治自由卻毫無民主的殖民地如何可能。與同遊行朋友的談話，年長的一輩告訴我之前的保釣運動與中文運動如何地轟烈，即使中共來了他們以會一樣抗爭到底，年輕的一輩則說他們出生時香港就是這樣的，到底誰有權力決定未來，他們為什麼要面對如此的巨變？外國朋友說他們比較起來情況稍好，雖然香港已是他們的家，但如果中共頑劣地搞六四鎮壓的話，他們也許會離開心愛的香港，對於未來，他們普遍表示悲觀，悲觀中有很大程度是不知該如何？指揮部的人們在指揮車上不斷的復頌口號，嗚嗚之聲像極了這場**燭光嘉年華**的配樂，當然還有改編自鄭治化「水手之歌」的抗議歌曲。一名市民手舉「九七當前，我也來」的牌子走過面前。

下文接第十八版





六月三日我拜訪了香港浸信會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邱延亮，湊巧嶺南學院老師，同為《天安門評論》編委的羅永生也在場。《天安門評論》為天安門民主大學香港籌備處（民主大學於89年六月三日成立於天安門廣場，是一個被極權攔腰斬斷的開放大學計畫，香港籌備處自然而成為民主大學唯一的分支）所出版的刊物，就理論研究干預現實的角色而言，非常像台灣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邱延亮曾經參加了「香港專上教研人員北京學運支援團」，在89年五月二十日北京戒嚴首夜時到達了天安門，並在《天安門評論》第一卷第一期發表了一篇「天安門廣場人民抗爭的詩學」，記錄當時學運的場景與標語，這位目前在台灣大學城鄉所開的國際社會課裡兼課，發表不少有關台灣原住民的評論，被中研院民族所「拒絕」的先生，與羅永生竊竊私語的準備進行一份香港的歷史研究計畫，當我問及香港為什麼沒有獨立運動時，他很學院的回答：「你以為脫離殖民以後就一定要獨立嗎？去殖民化後就一定有國族主義嗎？」隨後，他自願自的唸起手編欲進行的研究計畫，對於香港近來社會歷史的轉變，他說這是一個殖民政府自我去殖民化（

self-decolonize) 到新國家計畫 (state project) 的歷程。英國政府的兩波計畫裡，第一是實行假政治（開放一半議員席次直選），把殖民地「獨立」起來，把選票變成「假」選票，將地方菁英與中產階級納編到政治機器裡頭，始料未及的是假選票變成了真選票，民主黨人士雖然獲得大勝，但草根出身的運動者也進入了政治機器中，第二則是把政府部門盡量的非政府化，引市場進入，避免中共進入/操縱政府機構。

雖然有點陰謀論，就港澳非殖民地化的歷史而言，或是對於民主黨大勝之後與草根性團體的緊張關係而言，相當程度的命中現實。非殖民化所引伸的概念非常多，在歷史的現實裡是首次出現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別是英法各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經濟上無法承擔統治殖民地的龐大費用而迅速非殖民化，特別是英國的非殖民化的過程被許多西方人士認為對第三世界的和平有「正面的影響」。就政治學的意義而言，在此或可界定為為殖民地統治者撤離殖民地時將政治權力移交給本地人的過程，政治學家華文西 (G. Wasserman) 認為非殖民化有三個特性：第一，殖民地的政治與經濟菁英嘗試去適應非殖民化的過程，透過「影響」和「承認」新的統治者來保護他們的利益；第二，殖民地的統治者將具有民族主義的菁英吸納 (coopt) 入政治體制，藉此保持政治穩定；第三，殖民地的官員實施一些先發制人的政策，防禦和控制民衆的不滿情緒，以討價的方式來達成「有共識的非殖民化」。這些特性當前正在港澳地區一一展開，但港澳最大的不同即是非殖民化之後，並沒有獨立，而是來了不同的宗主

國，除了殖民地統治者對殖民地採取吸納和先發制人的策略外，中共也必須先行吸納港澳兩地的政治經濟菁英，以作為未來統治合法性的基礎。正因為政治形勢複雜，在吸納過程裡的兩極化發展也愈發激烈，親中和前親英份子先露出嘴臉，作為中共的斥候，而民主派則離中共愈來愈遠。（此一過程詳細的論述可見《香港社會科學學報》1993年春季號，P79-100，盧兆興所著之「香港和澳門的非殖民化比較」）。

但是我們不可忘卻華文西所提出的警示：所有的非殖民化皆是由上而下的發動，而不是由人民作主，所以在非殖民化過程獲利的新興階級，可能會反對社會上劇烈的變革。對港澳最重要的提示則是，新興的既得利益階級，他們必須，也必會在利益的考量上，經濟地和政治地依附原宗主國或是新宗主國。對於香港的民主黨或是民主派人士，將是最嚴苛的考驗。

下文接第十九版

▼六月遊行前指揮幹部門的宣誓。



新苗成先驅

文/王以蓀



▲圖右為先驅社林致良，他原為一社工人員，在上屆議員選舉時獲得一千多票。

九九六年六月四日夜，在支聯會的「號召」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足球場聚集了四萬多民衆（繼八九年學運後人數最多的一次）進行了不知是哀悼還是支持「支聯會」民主運動的一場盛會。是紀

念、是某種具有政治意味的宣誓還是在九七前一年的無力掙扎？我感到十分茫然。而在公園四周卻有幸見著一些其他的民運團體，為數不多但參與民主運動的熱情和其進步的政治訴求決不亞於站在台上神情悲壯發表宣言的支聯會幹部們。

先驅社是其中之一。穿梭在眾多的團體中看到林林總總關於六四、九七、香港、大陸、民主……的書籍時卻突然看見一本《台灣人民怎樣選擇》的小冊子，詢問之下才知道是先驅社出版的。先驅社成立之初原名新苗社，打著鮮明的「左翼政治立場」旗幟，是目前香港唯一公開承認自己為「托洛斯基派」組織的。較其他運動團體不同的是它們十分著重於「思想探討」方面的工作。一九八七年《新苗月刊》出版，但由於內部一些人員流動的狀況所以到後期出刊並不穩定，如今所見改版後的《先驅雙月刊》到目前只出了三十八期。先驅社的成員也十分特殊，

最主要是以中、小學老師為主（一般人的刻板印象中可能很難把中、小學老師和激進的托洛斯基派聯想在一塊兒吧），老一輩的成員中還有些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在大陸搞托洛斯基派的朋友。

先驅社的前身——新苗社的激進種苗發芽於七十年代。當年香港在「激進化運動」的風潮下誕生了一份刊物《七十年代》雙週刊，在其中本來是有許多反傳統、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出現，但後來受到了那些老托派的影響，逐漸有些人轉變成所謂的馬克思主義派，有別於之前的無政府主義。像現在搞電影的岑建勳就是當初香港最早一批的托派成員。在那個時期，由於各團體內部一些分分合合的運動老將新秀合縱連橫，致使當時的社會中曾經有不止一個托派組織同時並存的現象。新苗社也是從那個源頭中分出來。

下文接第十九版



六點半，我們抵達了新華社門口，遊行隊伍在門前的斜坡道坐了下來。華叔（司徒華）發表了一篇枯槁的演說，群眾極有耐心的聽著。所有的媒體，除了台灣之外（遊行中途我看到TVBS的記者籍然在隊伍中，也許趕不及新聞截稿時間，也許前頭的資料夠了）都在斜坡上佔了好位置，彷彿等著好戲發生，法新社一名女記者坐在身旁，飛快的作著筆記，並問我之後還有行動嗎？顯然的，我們倆都注意到「四五行動聯盟」所抬的棺材還沒有開棺。新華社的大門緊閉，高樓窗口偶有幾個推窗而出又迅速掩窗的臉孔，顯然地，新華社不會開門迎接支聯會的聲明。在聲明朗誦完畢後，群眾開始唱歌，指揮車再度呼籲人民參加六四晚上在維園足球場舉行的悼念會，旋即宣佈今日的遊行結束。就在大多數群眾漸漸離去當時，四五行動成員飛快將棺材抬到新華社門口，警方在新華社門口圍成人牆，拒絕四五成員的「強行」突破，並宣告違反遊行法，這幅棺材來來去去，在地下道與警方僵持，從馬路上來回了數次，期間四五行動成員梁國雄一再向警方保證，既不損毀新華社建築物的本身，又不會阻礙人行道暢通，他們只想將棺木放置在非人行道上的新華社大門前，隨後警方只好強調他們是非法集會並下令解散，梁國雄則反駁這是民衆自發性的行為，並非集會，故無從解散，警方只好說：我們懷疑棺材有一些導致燃燒的物件，不一定是爆炸物體，所以要將有關物件交給警方研究，更不能允許

將其置放在新華社門口。整個過程僵持約了二個小時，後來在混亂中棺材被被警方搬走到先前封鎖的地下道中。一名頭蒙灰帽的男子欲強行突破警方防守線，被警方鎖上手扣拘捕。棺材上的黑布寫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隔天的報紙，一些中共的斥猴們紛紛表態，甚至比老表官員更激動，也許這樣容易讓上面看到其忠心愛國的表現。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波生說：「九七之後支聯會能否繼續舉辦紀念「六四」活動，要由將來的特區政府決定」同時，他表示，基本法列明九七後有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但也列明不容許鼓吹分裂祖國，什麼是報道，什麼是鼓吹，記者應該很清楚。同時，他也認為支聯會的活動，是打著愛國旗號，影響社會安定，兩千人（警方公佈的人數）參與的活動，不能算是「市民的活動」，不能代表全港六百多萬人。另一港事顧問王紹爾則在城市論壇上說：「王希哲和陳子明只是十二億中國人口中的少數，犧牲他們換取社會穩定是合理的。」這些臉孔當然都出現在《顛狗日報》的〈每日狗噏〉裡。據遊行隔日《蘋果日報》的調查顯示：明年參加的人數將會遠遠超過今年。華叔在遊行結束後，發表「六四」七週年大遊行宣言，他稱，今後亦將帶領市民跨越九七，悼念「六四」，歷史的進展一定會跨越九七，但跨越九七之後呢？

先驅社目前還是一個很小的組織，對於一些政治現勢的看法也是比較初步而只有一個大概的系統。所以它並沒有一個非常正式的綱領。但先驅社的林致良表示他們仍有一些政治要求，從一九八三年一直到九三年間先驅社陸續發表過許多文件，也充份反應了它們對於的政治問題的訴求。例如最近一次相關的文件是一九九三年在會員大會中所發表的「為人民社會主義奮鬥」。在震動世界的中國八九民運中，先驅社積極參加了香港的支援運動，而且多次大量散發了較有內容傳單。主要的工作包括出版先驅雙月刊及書籍小冊；隨時就關係群眾重大利害的問題，通過傳單發表他們的意見，促使群眾關注及採取行動；及舉辦座談會等。

對於主流的民主黨和支聯會，先驅社則認為他們是相當保守且有侷限的。從他們觀點來看，認為香港的社會、民主運動應該是中國大陸社會、民主運動的一部份而非各行其事，「民族主義」的意識明顯可見；對於「

支聯會」和保守的民主黨，將香港的民主運動視為只是支援大陸的民運，接受江澤民所提出的「井水不犯河水」的論調，先驅社和四五行動小組等一些較為進步的團體是堅決抨擊的。香港和台灣在政治和民主的議題方面似乎存著一種地域性的隔膜，而雙方對彼此的評論和探討也都似乎被對方視為不夠確切。先驅社在最近幾年對於台灣問題也表現出相當的關注，在刊物的許多內容上也多次談論港台之間的相關議題（例如統獨、台灣社會運動的出路等）。雖然對這些問題的看法非常初步，但林致良認為台港與大陸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而先驅社有責任站在兩地所有勞動人民的立場去看待政治問題。面對九七的迫近和港人政治氣氛的低迷，他們易攻為守將主要的工作致力於加強普羅人民的民主教育和思想探討方面；漸漸凝聚香港的社會主義的力量，為未來的革命核心做準備並待時機到來，迸發出另一次大規模的人民運動。

當重要。
對於理解民主派的侷限而言相當重要。
司民主派與（討論稿）的看法
中有二篇文章最近的一本刊物，其



雖然，比起支聯會和其他頗具規模的民運團體，先驅社可說是不起眼得多了，所有的經費除了靠募款和賣書的錢其餘都是社員們從工資所得中樂捐而來；在運動的場合中也只能看到少少的成員在賣力的為他們心目中的民主理想嘶力竭的吶喊，無法像「支聯會」和其他主流的政治團體以「領導」之姿發表宣言，但草根的韌性所顯示的力量也決不容忽視。

×××××

我與梁國雄約在九龍塘，一個工人與國民住宅居多的區域，他繫一頭長髮，穿著牛仔褲與長靴相見，這位被香港當地英文報紙稱為：「專業的示威者（professional demonstrator）」，熟悉香港警察打人的方式，從14、15歲開始接觸托洛斯基，即使在最基進的團體中都顯的邊緣、目前靠打建築零工的梁國雄，算是香港最早托派的頑劣份子。冷戰之前，香港的左派雖然在英國政府與中共政權的私下允諾下，不至封殺殆盡（這也是香港有托派傳統的因素之一），但總是以讀書會的方式在社會底層遊移，直至六零年代香港激進學運（香港學聯成立於1958年）開始風潮盛起，《七零年代》雙週刊以新馬主義掃蕩香港學生與知識份子人心時，工人意識仍然薄弱，托運份子逐漸分裂、縮小（「先驅社」早期也是身為「托運」讀書會的成員）。直至八九民運後，香港的社會運動全面轉向爭取民主權利，拖派更找不到合適的社會位置。梁國雄也是如此，他一直說，許多人都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他也覺得生存在這個社會裡，如果有人說自己正常，他應該努力反省。他的婚姻因為運動而結束，以有時有時沒的月薪港幣6000元維生，對於香港不斷開放的外勞，他並不抱怨，而是該問問香港的資本家到中國或是其他東南亞國家搶走了多少工作機會？

工運比民運更難，英國非殖民化與重商的發展政策，可以容許大眾要求的民主有所成就，以換取統治的穩當，同時經濟上的中產階級與小老闆需要的是自由與法治保障的經濟制度，這包含在象徵性/票選民主制度的設計當中，而工運是違背了中產階級利益的。早期的香港工人組織，一是親中的工聯會（FTU），一是親台的工團（現已較少活動），工聯會以國族主義作為號召，擁有20萬會員，以團康式與福利制度、課程安穩工人，是香港最大的工會聯合組織。

下文接第二十版



1991年工盟（CTU）成立後，才成為稍微可以對抗工聯會的組織，CTU處理民主的態度與工聯會大相逕庭，強調採取行動。工盟的組織幹事王英瑜說：「就階級意識而言，中共（工聯）才是香港最大的反動派，以十九世紀的資本主義的作法來安撫工人。」

xxxxxx

六月四日七點，維園足球場擠滿了約四萬人，是繼八九年之後，最多港人參與的一次。巨大的人氣卻安詳的緊，大家規矩的坐在由繩索圍成的區域中，悼念的過程與遊行如出一轍，支聯會先放了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紀錄片，隨後由支聯會幹部輪番發表意見，強調支聯會不變的立場，與要求市民繼續在九七之後支持支聯會，包括它的領導人和幹部。在令我不可置信，現場許多人還拿著燭火泛著淚光唱著歌時，大會宣佈悼念活動結束，人群就逐漸散去，從地鐵站不到二十分鐘的時間就回到城市的個個角落，這些守法而安馴的市民啊。

香港著名的異議性樂團「黑鳥」的郭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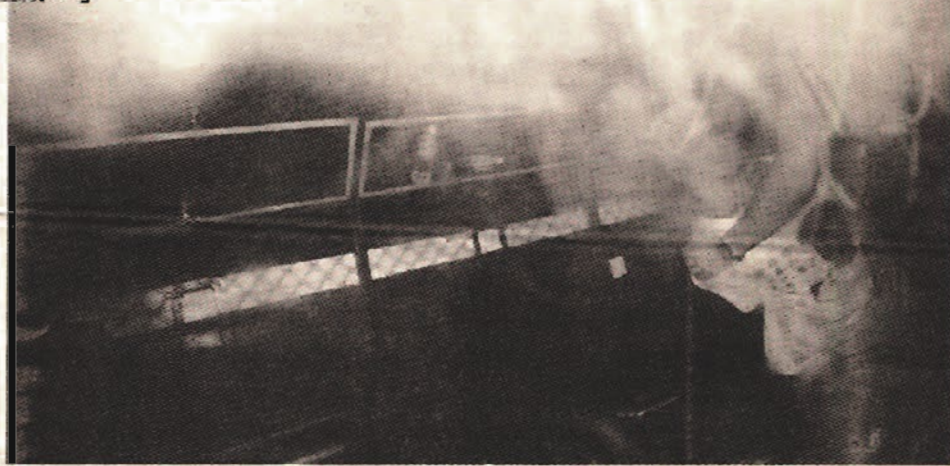
年覺得，這是場很不「公平」的活動，這麼多港人參加，並不是為了支聯會去的，而是為了自己的前途，為了悼念在八九民運犧牲的人士，然而全場除了支聯會的人在台上致詞、領導大家唱歌與呼口號之外，缺乏不同團體、市民身份的對話，是市民的參與使得支聯會成為香港民主的力量與象徵，支聯會本身並不是民主的象徵與力量。當晚我從香港的電視台看到台視的新聞報導，記者在六月四日中午站在縮小的人民紀念碑（置放在維園足球場的中間）前，報道說支聯會主席司徒華與民主黨人士向民運犧牲人士獻花，到場的各國媒體的記者遠超過觀禮的民衆，同一晚上，我也看到了香港 world 電台轉播中央電視台的新聞，報導著江澤民訪中小學學生、及新出產的農產品，畫面充滿台灣新富麗農村的景觀，李鵬則參觀北京最大汽車展覽，笑容滿面，廣告則是香港九七的倒數天數，與中資出產的各類電視影帶外銷總代理公司。

兩岸三地的人民，各有想認識的對方。香港專上學生聯會重印的1947年七月上海中國學生聯合會出版的《向炮口要飯吃》，並編索了相關的圖片與引言，出版了《我們在遺忘歷史》，其中一篇由柏揚先生所寫的「從有屍到無屍」文章裏有一段話：

「北洋軍閥屠殺學生後二十年，國民黨政府屠殺學生。國民黨屠殺學生後四十年，共產黨政府屠殺學生。每一次屠殺的人數，都比上一次要多。而且，二零年代屠殺學生，有屍骸為證；四零年代屠殺學生，有照片為證；八零年代屠殺學生，卻沒有一具屍體。中國人民解放軍跟國民黨軍隊、北洋軍閥軍隊，最大的不同點是，人民解放軍有收屍隊的組織。」

我不曉得這樣的歷史進展能否停止，邱延亮曾記錄了六四民運一首學生絕食時的詩，也許我們對於香港、中國的認識都太少，希望這首詩可以是絕望時喚起人民勇氣、增加彼此認識的開始。★

媽媽 七天
我快成仙啦
固執地認為
我餓了
中國就會長胖
以為我身下的廣場
終究不是石頭做的
而我所期待的人
也不是幾頭豬
媽媽 我真的餓了
看那小巧的紀念碑
像座奶油蛋糕呵
那每一天的陽光
都像一道菜
媽媽 幹嗎給我嘔
吞食食物
這也是用來接吻的嘴呵
我是童男子
渴望活著
留給我愛的女孩
今天 我也同樣
癡傻地愛著媽媽我
已掉光了頭上的黑髮
還是愛著這個黃種的國家
七天 我被飢餓撕成碎片
也是一封封給你的情箋
媽媽 我快成仙啦



學聯 反對臨立會事件 專號



We want democracy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文/王以蔭

六月二日的下午紀念六四遊行的現場，我興奮的將第一次「運動經驗」獻給了香港。然而在接下來的數小時搖旗吶喊的過程中我和總編漸感體力不支，正當想走出人群休息一下時卻看見身邊伸出一隻小手，一位學聯的女生拿著一塊紀念六四活動的彩石用不太流利的國語問我：「你有沒有這個？」回頭看到這群學生聯會的代表同樣是揮汗如雨卻依然神采奕奕舉著標語，口中不時喊著：「we want democracy」我不好意思的接過彩石，決定繼續走下去。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成立於學

潮激進發愈之時，一九五八年。做為香港學生對島的代表，主導並參與了保釣運動與中文運動，曾繳出漂亮的成績單。香港的社會現實充分反映在學聯組織上，一九七一年學聯旅遊部成立，原本目的是希望提供學生較廉價的旅行、促進本港及外國學生的交流，最後由於旅遊部愈來愈賺錢，和學聯的主張及利益不同因此在七七年旅遊部給了學聯一千多萬港幣之後正式分家。學聯是香港各大專院校學生會的聯會，現由十二間大專院校之學生會組成，會員學生會代表高達三萬的大專同學，佔全港大專學生總數百分之九十以上。國際上學聯是代表香港大專同學的學生組織。

當瘋子遇上癩狗

文/王以蒨



自稱流氓教授的黃毓民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是香港擺脫自由英國的殖民身份，回歸「祖國」的日子。然而面對這顆垂手可得的東方之珠，中國大陸可不敢馬虎，香港人民也顯得小心翼翼。就傳播媒體而言，身為社會的公器這時也不得不屈服在中共的淫威之下見風轉舵，流行起「新聞自我檢查制度」來了。記得在八九年天安門學運時文匯報犀利的抨擊，不恥中共鎮壓的暴行，而七年後面對九七的到來卻如此唯唯諾諾正是明顯的例子之一。但在這緊張的氛圍下卻出現了一隻「專咬壞人的瘋狗」——《癩狗日報》。

《癩狗日報》是今年三月才創立的，到目前為止還只能算是初生之犢，而在全球報業不景氣的當口，癩狗出刊不到三個月就開賺錢了。輕裝便騎的新聞編輯部門除了社長、總編輯之外只有少數三兩記者，其餘則是一些特約的專欄寫手。報社的規模雖小卻給人一種「短小精悍」的感覺。和其他大小有名無名的報紙不同的是，它們幾乎完全走評論路線，將每日重要的新聞以分析評論的方式呈現，如果遇到重大的新聞事件時才派記者到現場報導。犀利的言詞和帶點黑色笑話的諷刺；比起各大報那一堆大同小異「公正客觀」的「第一手報導」和眼花撩亂的廣告（就算你起床上厕所、吃飯、搭車……的時間都善加利用也不容易把整份看完，懷疑是否每天都有這樣多「值得」報導的新聞）；以及鄧老大麾下的解放軍陰影揮之不散之際，許多報紙的言論愈來愈保守，《癩狗日報》那種「另類新聞」的表現手法和「不怕死」的瘋狗表現，的確讓人民聽到另一種聲音。

社長黃毓民在香港可說是非常具有爭議性的，賭馬、主持電台、電視節目、辦報……都算是頂尖，曝光率比性感女星彭丹和那個一直拋媚眼想當首屆特區首長的羅德承還要高。在香港倒有點像是黑、白兩道通吃的人物。他自

己則認為在人民的心中他的形象就是一隻瘋狗。「我就是為了九七才辦這份報紙的」黃毓民說。有鑑於中國大陸的接收後香港的新聞言論自由會遭到限制，而這種限制除了來自中共之外還包括了港人自己內部的侷限，因為深怕惹毛了中共所以許多報導和言論愈來愈溫和，批評也多半只是隔靴搔癢。癩狗日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打破他們的侷限。那些以「客觀」、「公正」自詡的報導他可是不屑一顧的，癩狗日報的特色就是標榜主觀且有立場的評論。

對於每日重要新聞快、狠、準的分析再加上批評既不留情也不怕帶髒字，這種一枝獨秀的「黑道作風」雖然現在是挺受民衆歡迎的，但在九七之後特區政府是否會頒佈「禁養惡犬」的命令來封殺《癩狗日報》呢？黃毓民談到這份報紙在香港是依法發行，再說「中共也不太可能為了一家小小的報紙就修改原有的法律，只會利用其他的手段來打壓或者是對我個人採取行動，那麼我也有一套辦法在監牢裏和他玩下去。」《癩狗日報》能否在中共的底限內自在的玩著打游擊的遊戲，或者仍逃不過體制內的壓力而曇花一現？黃毓民強硬的作風和其本身的影响力是否能成為特區中的「特例」？目前誰也不敢斷言。但總盼望九七後在特區中還能不時聽見瘋狗亂叫。



在六四當天《癩狗日報》將八九年的文匯報重印，現在的文匯報立場與之大相逕庭。

二張，一樣賣五塊港幣，是最接近大眾的另類報紙。

學聯成立至今動員最大也是最輝煌的時期是在八九年六四學運的時候。在整個學聯的歷史進程中可分為幾個階段：八九年以後，基本態度上是和中共對著幹的，他們希望與大陸的學生站在一塊兒反抗中共壓迫的政權，延續到九十、九一年這一波運動可說是繼七十年代保釣、中文運動以來的另一波高潮。從九二、九三年開始全港的民運活動陷入低潮，學聯動員能力和對於社會抗爭的參與也普遍低迷；那時學生會內閣的空缺乏人問津以致學聯的運作受到了很大的影響。九四到九六年初，中文大學的一些學生興起了「反大組織運動」傾向以小組和讀書會的形式進行討論，視學聯為政治官僚掌握了很大的資源然而代表卻不夠，因此對他們採取敵對的態度。同一時間親中派的「學協」組織也不斷地進行分化的工作，造成學聯很大的危機。然而，九六年中共宣布九七後在香港成立「臨時立法會」一事引起喧然

大波，這種君臨天下的壓迫使得人民對民主自由的意識重新開始覺醒，學聯也再度思考參與學運的價值和意義。學聯常委會的主腦宋治德談到：「學聯目前仍是處於內憂外患的局面」。普遍大學生對政治的冷感、部份學生反組織的情緒和誤解他們是一群官僚再加上對外還要面臨中共的壓力擔心組織、戶口是否會被凍結，工作的展望十分艱難。對於未來的策略，阿德表示：就整個學聯的立場而言最基本的訴求當然是在九七之後香港的自由民主不能遭到壓制和迫害；和支聯會的關係也不會太過密切，因為對於其並沒有什麼好感，覺得他們只是把群眾當成籌碼，在遊行集會時只是以領導人的身份上台「作法」一番，並沒有將整個活動昇華也沒有機會讓人民上台發言。積極走入香港各學院，讓學生更了解學聯進而支持學生追求民主自由的運動是日後他們最首要最積極進行的目標。

四五之聲

每本售價十元正

第六期

九六年六月三日出版

中港工人必然會動員起來，



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吃重角色。

工盟 HKCTU

真誠的工運：團結、獨立、民主



十月評論

175

ISSN 1750-1750



「六四」六週年特輯
民主鬥爭重趨活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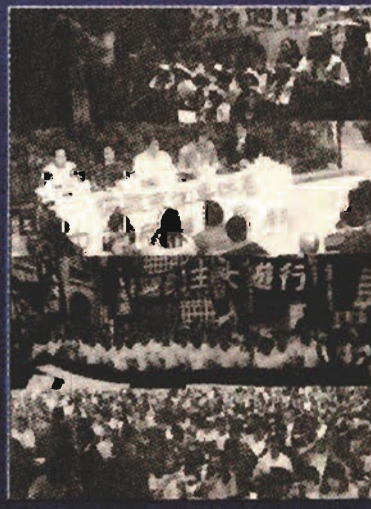
失業問題日益嚴重
妥善安置天台居民

台灣「外交突破」

談起階級民主
縮減工時的意義
和存在的問題

東歐獨聯：五年來的經濟改革

俄國工會行動日 巴西選舉後的討論



腳印與戰叫



「夏日遊戲，台北夜週末」的初夜

整理/張義欣

今年台北的夏天很熱，但絕對不會寂寞，七月六日起，由誠品書店、台北愛樂電台、馬汀大夫鞋、百威啤酒以及破週報聯合主辦、瑞揚音響協辦的「夏日遊戲，台北夜週末」即將展開，連續十三週的馬拉松夏日週末夜，每週皆有不同街頭表演事件供你目擊，目前已敲定的行程如下：

七月六日：「電子馬戲班友情接力特技競演大會」，由雷光夏擔任馬戲班班主，帶領觀子音樂坑、老哥、Monbaza 演出一場驚天動地的音樂盛宴。

七月十三日：「畢業生」樂團及「廟堂」合唱團擔綱演出。

八月十日：香港黑鳥樂團。

八月三十一日：Sound Factory 旗下大將電子實驗前衛樂團 Multiplex、Juno。

九月十四日：扮裝街頭服裝秀。

而遊戲的現場則在誠品書店敦南店外紅磚道。

【本週遊戲結構群】

整個活動由「電子馬戲班友情接力特技競演大會」揭開序幕，目前擔任台北愛樂電台「電子馬戲班」節目主持人的雷光夏表示此次的表演可說是廣播節目的延伸，

出版過個人專輯「我是雷光夏」的她說：「七月六日表演人員算是比較上了年紀的，八月三日的那場則可能會降低年齡層！」，因為從廣播節目中她挖掘了二個高中生相當具有音樂的天分，一位是和平高中二年級的男生廖威，一位是北一女今年畢業的江品誼，前者是以電腦來做音樂，後者則具有聽來彷彿蒙古高原開闊胸懷的特質，是二個具有潛力的新秀，而為什麼說七月六日的表演人員是「上了年紀」的呢？從名單上看來，除了雷光夏以外，尚有老哥、觀子音樂坑、Monbaza 等，確實都是有相當「經歷」的！老哥是水晶唱片旗下的歌手，原名劉淞洲，於1984年7月發表首張專輯「魔神仔的世界」，專輯瀟灑著轉化過後的諸多草根基調、本土的野台戲、布袋戲、康樂隊……等等熱鬧廟會式的大雜燴音樂型式，老哥這號人物在退伍後先後當過掃地工人、計程車司機、自助餐老闆，因此自然而然的他的音樂也就融入了他生活的歷練了，更重要的是他也是台大的工友，身份實在有夠怪異的？

而淡大學生鍾成虎、董運昌、徐清原、詹佳琦、張隆宗、鍾成達、林生祥、洪振超所組成的「觀子音樂坑」曾在「自己搞歌」的活動中露過臉，樂風屬於客家民謠+搖滾，技術純熟、編曲略帶華麗，音樂性豐富，以台語、客語為主，「另翼岸譜」張鈞維曾經表示該團是他頗為欣賞的樂團之一，此次能在「夏日遊戲」演出，機會難得。至於「Monbaza」目前則擔任「友善的狗」錄音師，發行過狗舞特輯，是

台北愛樂電台「電子馬戲班」王牌野獸，至於樂團到底如何，恐怕得親臨現場去感受了。

雷光夏本人出生於1968年，淡江大學大傳系、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畢業。近年來以電子實驗音樂為創作主軸，有許多紀錄片的配樂作品如「歲月中國」、「台灣野鳥百年紀」、「水石之美」等，而「我是雷光夏」做為水晶旗下「女歌製樂」的首張專輯，具有純女性的觀點及獨特的創作風格，除了收錄雷光夏高中時代的民謠作品之外，也以戲場型式將現代實驗音樂穿插其間，質樸的民謠風加上前衛的電子實驗樂相互融合，可算是雷光夏個人成長的心路歷程。此外，雷光夏也曾在「愛死亞洲 VOL I」裡發表過一首「泰雅族的故鄉」。

此次整個的活動不僅提供了豐富的表演藝術，同時主辦單位亦提供了許多清涼有勁的啤酒免費供給參予活動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活動一律不收費，這麼便宜的事情可只有今年有喔！

【遊戲展望】

結合古典、搖滾、另類、民謠、扮裝、電子實驗音樂、劇場……的「夏日遊戲，台北夜週末」起迄的時間自七月六日起一直進行到九月三十日，預計將會帶來大量的人潮。一共十三週的周末游擊戰，多樣的表演型式，仿如一場台北的嘉年華會，厭倦了有線、無線電視疲勞轟炸的你，不妨走出戶外，迎向這獨一無二的台北節慶吧！★



謝典銘的私房唱片

「二典三一唱片行」獨立發聲

文/張義欣 攝影/丘德真

「二典三一」唱片行開幕的第一天。走進 2·31 裡，掌櫃謝典銘正熱烈地招待著上門祝賀的朋友，擺了滿桌的萬年青、糖果、飲料、小點心，一片喜氣。是的，最具特色、富含人文氣息的小眾唱片行重新誕生了。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已絕版的「藍儂」卡帶，包括了有：Felt、Television Personality、House of Love、Hediberry、My Bloody Valentine、以及 Creation 巔峰時期的合輯：Doing it For the Kids... 等，謝典銘解釋這批卡帶是他從前在「學院」唱片打工時的「報酬」，陳文政在結束營業後送給每位工作人員一套的「藍儂」卡帶，謝典銘由於自己老早就購齊了所有「藍儂」的產品，因此便將這一套珍貴的卡帶拿出來銷售，對於當年錯過這些精采作品的的朋友而言，確實是值得一探究竟。

兼任會計、店員、老闆的謝典銘表示其實自己老早就有開一家唱片行的想法，原本希望可以找入一齊合夥，但因為大多數的朋友經濟狀況並非太好，於是只好由他一人來出資。他認為人事及租金是唱片行最大的支出，於是為了降低成本，一人身兼數職，忙得不亦樂乎！而在音樂的選擇方面，則顯現了謝典銘個人的癖好，從民族音樂、Modern Rock、現代樂、日本服裝秀配樂（包含山本耀司、川久保玲的專屬配樂小野誠彥及板本龍一的作品）、義樂發聲（如莎士比亞詩歌）、以及最值得一聽的 TzaDik 這個由 John Zorn 自創的廠牌的所有出版品，數量雖然不多，但種類相當齊全，許多大型唱片行不容易買到的小眾/非主流作品在這裡可說一應俱全，不到 30 坪大的賣場卻能「塞進」這麼多秀異難尋的佳作，功力高深的謝典銘功不可

沒，他表示進貨的管道除了國內的代理公司外，還擴及英、美、德、日等四個地區，同時未來則將加強網路上的聯繫，以造福更多本地的樂迷，此外，在陳列的架上，還可以看到 John Laurie、Michael Nyman、Philip Glass、Laurie Anderson 等等名家的大作，精采非凡。

原本喜歡聽 Modern Rock 的謝典銘在歷經數年之後將觸角延伸至更廣闊的領域，他認為一方面是因為年紀的關係，一方面則是朋友間的相互影響，有人開始聽現代樂之後，他也跟進，結果又發現了另一個賞樂的空間，從此便一頭栽進。也因此，「二典三一」跟從前的「昌彥」相較起來，有很大的轉變，不再是 Modern Rock 一支獨秀。在客群方面，2·31 coffee 原本就是廣告界、藝文界、傳播界人士聚集之處，因此「二典三一」在這裡自然就佔了許多好處，每每看見有些在 coffee shop 消費的顧客跑進來問謝典銘剛剛所播放的音樂是誰的作品，謝典銘也樂於向他們推薦自己所喜歡的作品，藉著這種方式，還賣出了不少的唱片呢！

說到往後的發展，謝典銘興興勃勃地說，他準備開設 Homepage，並寄發樂訊給大家，而且舉例說上一個潮州地區的誌為例，該誌由一位酷愛 John Zorn 的樂迷所架設，他將 John Zorn 所有的作品（專輯及參與演出的作品）整理歸納出來，結果列印之後竟然整整用了 60

張 A4 的紙，謝典銘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他也能提供這樣的服務給樂迷，而範圍則當然涵蓋了店內所販賣的各種音樂類型，各個音樂團體及藝人。

除了有聲出版品之外，「二典三一」也陳列了「破週報」、「Noise」及「獨立搖滾」等等書刊，謝典銘相當支持這些堅持邊緣發聲、不媚俗、自己來搞的另翼刊物，並且表示如果時間許可，他願意在這些刊物上來發表自己的心得，除了讓樂迷們聆聽音樂之外，也能獲得一些文字上的資訊。

國內的唱片行，一向缺乏特色及特殊品味，台南的「唯因」唱片是個特例。而「二典三一」在謝典銘的運籌帷幄下，逐漸地散發出它獨特的風格，在國內惡劣的音樂環境下，這樣的店出現應該給予肯定及鼓勵，否則當有一天所有的唱片行都變成像 7-11 那樣的規格化，賣的產品也大同小異時，吃虧的就是你我了。抽空到「二典三一」走一趟吧！

★謝典銘誠心推薦：

團名	專輯名/廠牌
☆ V.A	Fokus and Rhizomes for Gilles Deleuze/Sub Rosa
☆ Martyn Bates	Chamber Music I/Sub Rosa
☆ Martyn Bates	Chamber Music II/Sub Rosa
☆ Run On	Start Packing/Matador
☆ Meredith Monk	Book of Days/ECM
☆ Meredith Monk	Key/Lovely Music
☆ Anna Homler	Do' Ya' Su' Di Do'/AMF
☆ V.A	Imaginary landscapes/Nonesuch
☆ V.A	Radius I/What Next
☆ V.A	Radius II/What Next

(右起)石秀娟、古明君、賴俞蓉：夏老師，你的三民主義課很不錯喔！



夏樂祥：哪裡哪裡，還是你們上的「工作權」有趣。



星期一下午六點二十分，一般的高中生正趕著公車預備回家溫習怎麼也唸不完的英數理化，或坐在冷氣襲人的補習班教室繼續接受必考重點的填鴨，東方工商夜間部的學生們才剛結束一天緊張忙碌的工作，惘惘走入只有丁點兒大的水泥校園，準備開始他們的學校生活。

進入校門口隨即右轉上三樓最內側的教室，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學生分群圍坐在各個角落，大口享受晚餐是他們現在最重要的事，嬉笑怒罵的聲音此起彼落，陸陸續續遲來的學生大刺刺地忙著搜尋他們喜愛的座位，鬧熱滾滾的氣氛很難分辨台上的老師正在說些什麼。這是資料處理科三年忠班，一堂你絕對從沒上過的，三民主義課。

從沒上過的三民主義課？真像是危言聳聽的政令宣導詞！你不必阿諛諂媚地馬上想像那該是多麼博大精深精彩絕倫的理論介紹，或者鄙夷地告訴我說早已保守過時到快被聯考淘汰的三民主義能上得好到哪裡去，對於這些，站在台上的黑牌／兼任教師夏樂祥，可能只會給你一句抱歉：「嘿！請別用你那佔盡了社會優勢便宜的菁英式頭腦來評斷一切！」

當然不是完全沒有「預謀」的，關於台大三研所研究生夏樂祥為什麼會在「房東學長」的引介以及「女友學妹」的慫恿下，半推半就地硬著頭皮打鴨子上架。除了補貼生活「所費」外，作為「免權隊」的成員之一，對當下教育改革團體畢全力於「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等議題，卻忽略相對較邊緣、佔了約七成的技職學校學生利益的「中產式」作法感到不滿，又不服氣別人「只會亂放砲，又沒跳進來玩」的批評，「下海」一探職校究竟的念頭因而誕生。於是，一不小心，他就成了每個星期六堂課、月薪僅八千元、校長眼中「俗爛大碗」的廉價黑牌教師。

你從沒上過的 三民主義課

文、攝影／李安妮

原本以為不需要花太多力氣，沒想到，第一堂課的「自我介紹」就讓這位曾經在三月學運帶頭絕食抗議的「老經驗」翻了個大跟斗，在講台上說話居然會發抖不算，學生們的反應更讓他大大地「夏客」(Shark)——這種從小玩到大的老把戲，誰甩你啊！下課鈴聲一響，全部的人在一分鐘內自動走掉，沒有人會留下來多看你一眼。

第一次上課就為了壓過學生音量而「失聲」的他，為了讓學生的眼光偶爾能從便當上「照過來」一下，從此致力於各種上課內容與形式的修正與創新。套句「新好男人」的廣告詞：「我是當老師以後才開始學做老師的」——夏樂祥筆記本上密密麻麻的記錄和反省可以證明這一點。

「新好老師」的原則：一、絕不跟學生說「不要講話」；二、上課時多說笑話以提振上課士氣；三、經常準備幻燈片、精彩講義和有獎徵答的獎品；與學生的唯二約定是：睡覺可以，但不能怕吵；吃飯動作不能太大，以免讓老師都想過去吃。就憑著這幾點對學生的基本尊重，慢慢地，開始有學生願意偶爾抬起頭來看看老師到底在「沖啥米」，和他對幾句話，然後再繼續做自己的事，也開始會有學生在下課時間，願意主動和他多哈拉幾句。

在不斷與學生「同步發聲」的過程中，夏樂祥很用力地（不蓋你，真的很需要體力）配合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上了他所認為應該上的包括台灣五大族群、關懷原住民、總統大選、漫畫馬克思、技職教育改革等課程，企圖「偷渡」一些對台灣社會現實與社會公義問題的討論。

在他的講義中，中國觀點的五大民族變成了台灣的五大族群：外勞、原住民、外省、客家、福佬。談及一般的族群偏見外，並以電影「愛在他鄉的季節」為例，分析外勞的處境，要同學們想想如果自己成了別的國家的「外籍勞工」會希望怎麼被對待，以此來破解主流社會「外勞」的歧視。

「關懷原住民」的那堂課，他興奮地發現自己所穿的印有「原住民部落聯盟」字樣的T恤竟成了活教材，引起學生的好奇心，而他極力鼓吹的是——絕不要支持7-ELEVEN「您伸出援手，他得以重生」這類帶有強烈歧視意味的「重建部落屋」募款活動。

趁著總統大選的熱潮，夏樂祥特別精心設計各組候選人的政見辯論，想要同學們分組玩對抗賽，最後在集體的反對下放棄——大家白天要工作，太忙，沒時間準備。挫敗之餘，又更深一層認識了高職夜校生的生活。（這些十八、九歲的男、女學生，每月平均工資分別不到二萬一千元及一萬九千元，有的一個月僅有一、二天的休假，人家工作都累死了，還要做什么「額外的」平時習題？）

學生(右一):你們在說什麼秘密?從實招來!



學生(左):老師,我終於瞭解性騷擾是男性的錯了!
夏樂祥:真的嗎?!我實在太高興了!

上文接第二十四版

談到民生主義，這位左傾人士免不了要把握機會提階級的問題，和這些勞動階級預備隊聊聊他們未來將面臨的問題（事實上，他們現在幾乎都已經在工作了），「漫畫馬克思」恰好是最活潑的教材。不過很可惜，雖然是漫畫，對他們而言，還是太難了些。對此，夏樂祥樂觀地認為，「至少他們聽過了這個人！」（結果，月考有一個本來該選擇「亞當·史密斯」的題目，學生們幾乎全部錯選了「馬克思」，原因是——老師很喜歡馬克思，所以這個答案應該是對的。）

第一個學期結束，「新好老師」還很自動地請同學來個「教學評鑑」，給老師打分數。對於老師幽默、教學生活化，學生的普遍的反應都很好，還有人打趣：「老師的衣著太遜，有礙前途，扣5分，但是教學認真，加10分。」據說他得到的最高分數居然是1000，相信嗎？

今年三月起，恰巧全女聯有個「青少女訪綱計畫」，想跟高職女生做深度的接觸，順理成章地，夏樂祥帶的那三個班，就成了最佳的實驗所。藉著「試教」的名義，連續二、三個月，夏樂祥總要提早半個小時到學校附近的「儂特利」和來自各大學的女研社成員會合，然後帶著她們通過訓導主任、教官等重重關卡，和班上同學們分享各種性/別議題，下課後再到平價咖啡店裡，抽掉大半包的香菸，分享過程中的各個細節和情緒，然後為下一次的「如何提高學生注意力」做努力。

全女聯與學生的「第三類」接觸由分組分享「婚前性行為」經驗開始，陸陸續續討論了避孕知識、家庭/性暴力、同志、工作權等議題，分別用了避孕器材實物展示、演短劇、有獎徵答、走迷宮等「手段」，挫折總是有的，不過至少情況轉變為同學們在給予講台短暫的「關愛眼神」後，回過頭去和旁邊的人私語紛紛的不再只是自己的事，也會摻雜些台上的話題，而男同學批評女研社朋友太「偏激」時，也會有女孩子起而反擊：「本來男生和女生就很不公平，為什麼我們做的工作和男生

一樣，薪水就比較低？」矛盾是思辯的開始，誰能預料投水石激起的漣漪會擴散到什麼程度？

教學的創意也在考題上表現。諸如「近來，許多國中校園發生多起的男學生集體猥褻、性騷擾女學生的事件……請你以一個過來人的角度或親身的經驗，找出類似事件的起因和「真正的」解決之道。」、「最近一群女學生發起了一項「新女廁運動」，鼓勵女性在女廁不夠使用的情況下，就應該大方地「攻佔男廁」。請問你/妳對這項訴求有什麼感想？」、「因為真愛，從現在起，不試婚，不同居，婚前沒有性行為，婚後沒有婚外情。」……「真愛運動」呼籲社會大眾成為「新好父母」和「新好青少年」同時對「性和婚姻」要有更多的承諾。請問你/妳是否認同這項活動？為什麼？」之類的新聞性話題，都成為夏樂祥考卷上的簡答題，既可刺激學生思考切身的情慾、身體問題，而他們的回答，也給了夏樂祥及全女聯的朋友們進一步思考/行動的最佳回饋。

「剛開始的時候，他們通常都寫不到幾句話，有的甚至全部空白，不會寫，現在則經常可見長篇大論的回答。」台大三研所研究生、對課程內容貢獻頗大的「學妹女友」丁雯靜說：「其實，我們是希望讓他們學習發表自己的意見，因為，在現有教育體制中向來被排擠到邊緣的他們，很少有機會能夠說自己想說的話。」

的確，被重視、認真對待的感覺，一直是他們在這個「分數至上」、「人吃人」的教育體制中很少得到的。如果你用傳統「好學生」的標準來看他們「不專心」的上課狀況，可能也會像東方工商的教官們一樣，認為他們是「成就動機不強」、「學習意願不高」、「壞透了」、「無可救藥」、「沒有前途」的一群，然而事實恐怕不是如你所想像的那一回事。

回到台灣（技職）教育的體制來看，你可以發現，高職學生其實是被排除在技職體系內部升學的管道之外，而學校所提供的課程，也通常與社會或者他們實際的工

作環境有誇張程度的落差（譬如，資三忠所上的電腦課，就是幾百年前就被淘汰了的電腦語言），以「勞資合作、互利共榮」的宣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科學概論」連最基本的勞基法和工作傷害都沒有介紹，而在「建教合作」的「學習」幌子下，他們往往淪為最廉價的勞動力。

高職夜校生的狀況就更慘了。校方認定他們只不過是來「混文憑」的，因此——如夏樂祥所言——師資的最低標準是「只要有個像老師的人站在台上就行了」，而且甚至賺了學費還賣乖地自認為「讓許多原本在晚上無所是事的年輕人，不會在街上遊蕩，對社會秩序維護有相當正面的助益」，談到這點就讓夏樂祥一肚子氣，「這簡直就是赤裸裸的「社會控制」觀點嘛！」而學生，就只能在這種充滿敵意與輕視的惡劣環境下「自立救濟」了！難怪會有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學生認為「東方工商」對他們根本沒有任何實際的功用。

「下海」了一年，對「技職教育改革運動」是否有新的想像？這個問題可難倒了夏樂祥，他沈默許久……，「原本是希望透過更瞭解高職生的真實面貌，好對教改提出不同的想法和作法，可是瞭解愈多，就發覺理念與實踐之間的矛盾愈大。好像除了盡力在教學內容和形式上突破外，使不上什麼力，對一些真的想再升學的學生而言，好像也只能暫時服膺主流的想法，盡量打通一些升學管道，給他們一個更公平的機會。」

「他們或許有很強的反叛性格，但卻缺乏集體反叛體制的資源和條件」，丁雯靜說。而他們更在意的，恐怕是如何在工作上求發展吧！事實上，「他們多半很清楚自己現在或未來的社會位置可能在這裡，反對「高職生是「普遍的low成就取向」」，並且也對自己的前途「充滿信心」，而從他們對三民主義老師和小記者我所開的玩笑——「出社會太晚」，你（有）能（力）說他們只是高職夜校生，所以就比較XXX嗎？更何況，人家還上過——你從未上過的——三民主義課。★

誰是新新人類?

近年來，各大主流媒體、大官、大人們，對於他們所無法理解的、不能接受的各種青少年現象，老是喜歡隨便將之扣上「新新人類」的大帽子，抽煙、吸毒、蹺課、飆車、戀愛、性行為.....，反正所有不對的事，一律歸罪給「新新人類」就對了！而投機的政黨們，為爭取選票，塑造形象，則紛紛投「新新人類」之所好，開演唱會、飆舞、舉辦青少年高峰會議，好像青少年所有的政治/社會不滿就這樣可以輕易打發、收買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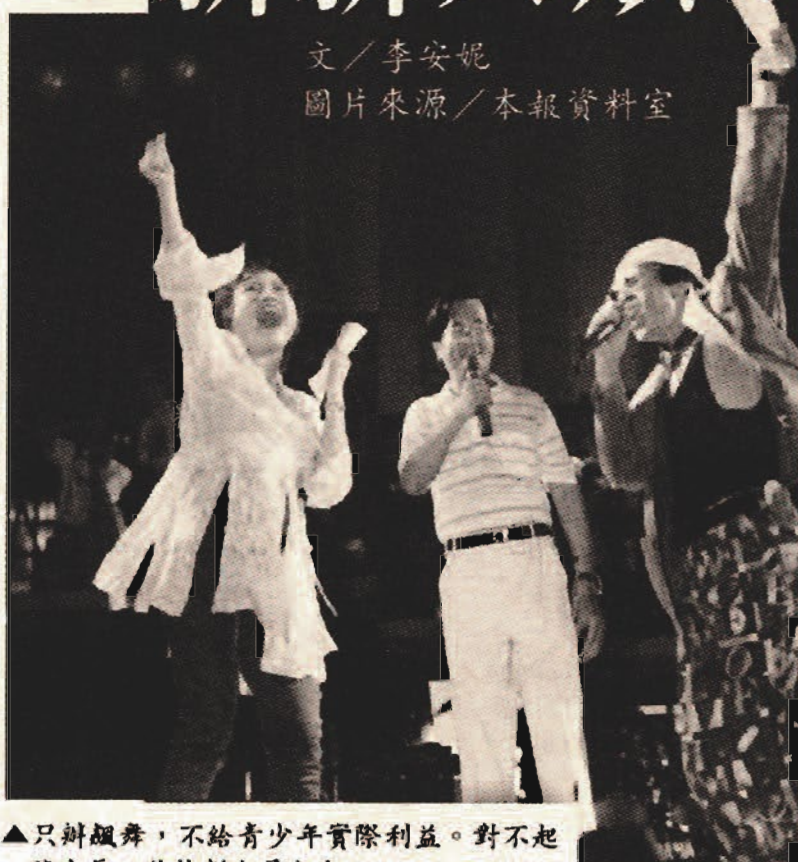
然而，究竟誰是「新新人類」呢？是不是真的有所謂「新新人類」這樣的主體存在？青少年們又怎麼看「成人世界」的所做所為？對於這些問題，我們無力做全盤性的回（代）答，但或許全女聯對東方工商夜間部資料處理科、商業經營科、機械、電子科三年級的三個班（也就是夏樂祥的學生）所做的一些問卷結果，對這些主流的「大」說法，可以有些小小的反叛和回應。

有趣的是，這些年約十八、九歲的年輕人，絕大多數都不認為他們自己是「新新人類」，對於「新新人類是哪種人？」，也多表示「不清楚」，或認為是「很愛打扮」、「很酷」、「會飆車」的人，少數幾個認為自己是「新新人類」的，則認為自己是「很有主見」，至少不會將所有的「罪惡」都往自己身上攬。

雖然考試的分數未必比別人高，對於「政治」的真相，他們可是看得很清楚的。對於台北市政府重新規畫西門町時所提的「打造青少年空間」，找高中生在西門町「A + D」前廣場唱歌、跳舞的作法，有人覺得可以發洩青少年的精力，但也有人認為「無聊」、「不會去」，至於「飆舞活動」，許多人更直指是「政治人物在作秀」，全面取締電玩也有人認為「無聊」、「沒有必要」，抗議「以前只要有五塊錢就可以打好幾個小時，現在卻什麼都不能玩。」（順便提一下，這個措施，還讓夏樂祥一個在當「開分員」的學生失了業。）

文 / 李安妮

圖片來源 / 本報資料室



▲只辦飆舞，不給青少年實際利益。對不起，陳市長，你被判出局啦！

思考「青少年高峰會議」、「青少年全國代表大會」之類看似民主、實則流於形式的東西時，他們似乎就更意識到自己的邊緣位置：「很少有大人願意聽青少年的心聲，有這樣的會議很好」，但是「那些會議只有某些功課好、受師長重視的人參加，對我們沒有什麼意義」，更有人質疑：「這些會議都是政治人物在作秀，流於形式，每次都叫青少年說說話就算了，沒有什麼實際的幫助。」



▼我不是「新新人類」，她才是！

■預告：下星期，我們將繼續東方工商夜校生的話題，和你談——青少年與青少年情慾解放，敬請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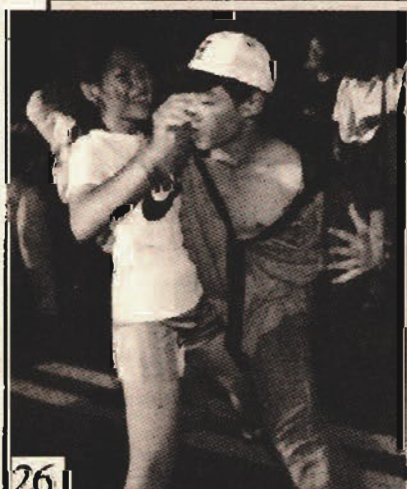
談到最喜歡的政治人物是誰？多數人的答案是沒有，還有人認為「政治人物沒有一個是好人」，至於「政府或三黨可以為青少年做什麼？」也大多回答「沒有」或乾脆空白。在夏樂祥上課所發的「台灣首次總統大選」會投給誰？」問卷上，一位學生答得更妙：李登輝是「阿斗王子」，彭明敏「國籍太多」，許信良「太偏激」，林洋港是「賣冷氣的」，王建瑄「家住中社路」，陳履安則是「絕不可能」。對於這樣的態度，我們不難想像原因：他們從來不被視為是擁有權利的「公民」，政府的青少年政策就等於如何好好輔導、管教、看緊（可能外加抹黑）青少年的政策，而三黨也從未對他們的投票權、工作權等發過什麼言，這樣的「政治」，能讓他們期待些什麼？

當然，他們對自己也有關於未來的想望：有穩定的工作、高收入、不錯的婚姻等等，但是現在的他們，一般從事的卻是低工資而少升遷機會的工作，由於年齡的因素，他們必須忍受比一般人還要低的薪水，他們所做的工作許多是屬於服務業，因此也得不到勞基法的保障，工作上的疏失，經常會被老闆當作扣薪或解職的藉口，不幸遇上工作傷/災害，也拿不到合理的賠償。有的男生會選擇去當學徒，將來好開家屬於自己的店，相對於男生，女生的選擇性就更低了，她們的工作大量集中在會計、櫃檯、接線生、洗頭小妹、餐廳清潔工、工廠作業員等，對於自我的企圖心相對地也比男生低了許多。

這些與他們切身相關的問題，有誰想過要替他們解決？他們身上所承受的階級+性別+年齡的多重壓迫，誰又去正視過？當保守傳統的「舊舊人類」一味對「新新人類」判罪、消毒、消音、代言，以「愛護」之名行「壓迫」之實的時候，別忘了，敏感的他們早就瞪大眼睛看清這些虛偽了哩！★

（資料提供 / 全女聯）

五個最酷的「對未來生活最大希望」：



A. 女，失業中

關於工作：不勉強自己就好
關於愛情：遇到了，擋也擋不了
關於婚姻：想開了就結了
關於生活方式：快畢業

◀看什麼看，沒看過年輕人親熱啊！？

B. 女，店員

關於工作：不知道，還沒想到
關於愛情：現代有的女孩不用靠愛情活下去
關於婚姻：不知
關於生活方式：隨性

C. 女，總機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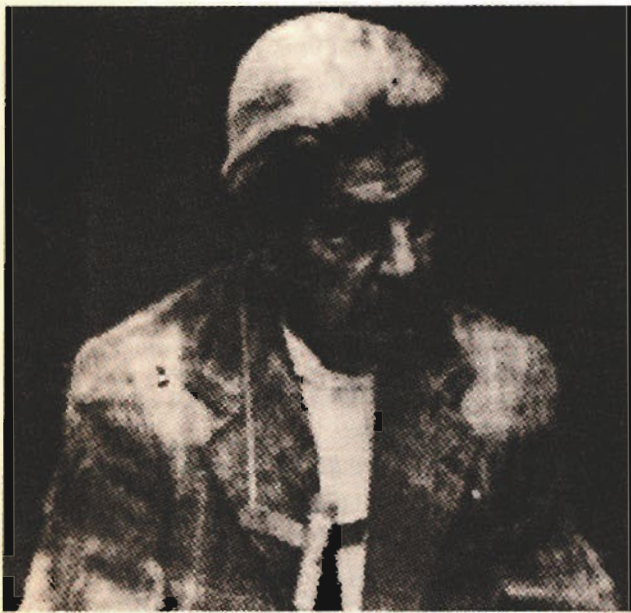
關於工作：能夠順利賺大錢
關於愛情：當然也是順順利利的
關於婚姻：不會想結婚，單身的的生活比較自在
關於生活方式：越舒適越好

D. 男，進口鞋業業務員

希望是沒用的，我比較實際，如何腳踏實地更重要！

E. 男，旅行社

關於工作：太多了
關於愛情：不講，為什麼要告訴你
關於婚姻：再說
關於生活方式：不說



症候

慾望主體的機緣巧遇

文 / 張榮哲

對拉崗 (Jacques Lacan) 來說,「症候」(symptom) 的出現到底是在透露某種訊息 (message)? 還是說,它是一種遞送「快感」(jouissance) 的方式? 在拉崗的世界裡,我們可以發現這兩者並存。好比說,在〈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這篇文章中,拉崗將症候說成是一種訊息。然而,在〈Seminar R.S.I.〉中,他卻又說它是一種「遞送」或「享受」快感 (jouir) 的方式。而第一代的拉崗派信徒米勒 (Jacques - Alain Miller) 卻告訴我們 (i): 拉崗理論建構的軌跡,是由前者向後者的方向推進。

當拉崗說症候是一種遞送快感的方式時,他到底是甚麼意思呢? 米勒告訴我們: 拉崗在症候中作了一種特殊的結構性安排,這使得症候在進行種種悲慘的陳述時,一方面固然是將它呈顯為一種痛處 (pain), 而另一方面卻讓主體在這痛處裡得到相當的滿足 (satisfaction)。這是拉崗在〈Television〉裡的說法。

如果我們想要理解拉崗這個看起來似是而非,並自相矛盾的推理,就一定要知道: 根據拉崗的說法,主體覺得滿足的所在,並不同時是它的症候被構築的地方。首先,主體覺得快樂 (happy) 的地方,或是說,它覺得滿足的所在,是座落在「驅力」(drive) 的層次,或者是說,座落在 objet a 的層次;而這也等於是說,它是座落在拉崗所說的 the Real, 而不是在 the Reality 的領地。在這裡, in the "rendez - vous" with (a) (ii), 「主體是隨遇而安的 (happy - go - lucky)。這是主體的真正定義,因為如果不是因著某種機遇,或是說因為某種好運的話,那它就一無所有了;即: 對主體來說,任何的機緣巧遇都是好的,都足以被用來維持自己,只要它能不斷的重覆自身」(iii)。

"Happiness" is after all "happen", 一種「機緣巧遇」(a fortunate encounter) 罷了,拉崗明白的這麼表示 (iv)。

另一方面,症候被「型塑」(formalization) 的地方卻是在「異己」(the Other, 字首大寫的「異己」) 的國度。這也就是說: 症候的構築必需遵循符徵的律 (the law of the signifier)。對拉崗來說,這也等於是宣佈: 症候的構築帶有「虛擬性」(fictitious)。「虛擬」並不是說症候的本質是欺騙的,而是說,症候的構築位屬拉崗的「象徵秩序」(the Symbolic), 而號通常我們所知的「真實」(the Reality), 本來就是虛擬的產物,也就是說,它是象徵秩序內的組裝物 (articulation)。因此,拉崗說:

「一旦虛擬與 the Real 被一刀切開,... 在佛洛伊德的世界裡,愉悅 (pleasure)... 總是被放在虛擬界的那一頭。事實上,虛擬並不是說它在實質上是騙人的,但是卻實實在在是我所說的象徵秩序」(v)。

所以說: 症候的「外型」(forms) 是在異己的領域內被組裝 (articulated) 而成的。而拉崗把症候的「外型」叫作「症候的外封套」(the formal envelope of the symptom)。這些「外封套」就是種種不同的符徵 (the signifier) (範圍可從板橋之狼的「割喉癖」一路延伸到急獨派的「咱要作台灣國的主人」等等)。但它們可不是一般普普通通的符徵因為它們承載的不是符旨 (signified), 而是「快感」。而一向只對 the Real 領下之 objet a 心有所屬的慾望主體 [即: 對精神分析師產生「移情作用」(transference) 的患者], 對這主體來說,這些各種符徵所承載的「快感」實在事關它的滿足與否。因此,我們可以說,每個症候的外封套都是折向一個「空無」(nothingness) 的中心。

更要緊的是,米勒聲稱: 精神分析是一種在「症候的外封套」身上作文章的水磨功夫。而精神分析在所殷切期盼的最終目的,或是說,精神「治療」的終點站,就是當分析師成功的將這些外封套推向一個「大限」(limit), 而過了這個「大限」時,「回溯既往」(backtracking) 的效應開始作用在患者身上的時候。而這個效應 (effect) 是藉由主體實踐「創作」的本事顯現出來的。所以,拉崗說: 「在這個極限點上,用創作的手段,「症候的外封套」展開對於自身的回溯」(vi)。

換句話說,過了這個「大限」,患者就可以揮別分析師,也就是揮別了拉崗所說的「the sub-

ject supposed to know」。主體原本以為它的分析師「知道」甚麼呢? 當然是知道主體的慾望 (desire), 知道它要的是甚麼。主體因此「空缺」、「不足」,即: 有了「裂縫」(the lack); 而分析師則因此佔據了 objet a 的位子,也就是說她盤據在異己的「裂縫 - 空缺」之中。因此,「過了大限」就表示主體已經從認知 objet a 並不存在的這個事實,也就表示主體接受了異己同它一樣是有「空缺」與「不足」的事實。即: 它將自己的「裂縫」等同於 (to identify with) 異己的「裂縫」。

所以,這個極限點也就是主體解除「移情作用」,一腳踢開分析師,並開始迴溯自己歷程的地方。用拉崗派的術語來說,這表示: 只有當 passage a l'acte 已經發生,使症候的「外封套」與它所包裹住的快感相分離,而使得外型能「玩自己的遊戲並帶出快感」(vii) 的時候,症候才能創作的實踐中,產生迴溯自身歷史的效應。或簡單的說: 只有當我們「跨出」了「虛擬幻境」(fantasma) 的時候,「創作」才有可能,而症候的「虛擬性」也才能被發現。

而因為「移情作用」是主體企圖「誘惑」(lure) 異己 (或更準確說: 位於異己的「the subject supposed to know」) 的手段,「跨出虛擬幻境」等於表示主體在這時終於明白異己並不「享受」(jouir) 主體的症候,也終於接受了「異己並不存在」(the Other does not exist) 這個事實。

因此,「創作」實踐的大前提,絕不僅止於主體能屈服於「象徵性閹割」(the symbolic castration), 並委身於由此在異己的領域內所組裝的「症候」。更要緊的是: 主體必需要勇於面對異己的「裂縫」,並勇敢的接受「異己已死」的這個事實。而「創作」,不外就是主體藉由業已去除了固有快感的症候所作的實踐。★

※ 註釋

(i) 本文是從我的譯書筆記翻譯而成的。它大致上摘要了 Jacques - Alain Miller 在 1985 年所寫的文章〈Reflections on the Formal Envelope of the Symptom〉(translated by Jorge Jauregui, in Lacanian Ink, No. pp.13 - 21), 並根據我對拉崗的認識加以擴充及改寫。郭明珠小姐曾經花時間看過我的中文稿並提供一些相當有用的建議,在此特別謝謝她。

(ii) Miller, J - A. 在 Lacan, J., Television (London: Norton, 1990, p.27) 中作的註腳。

(iii) Lacan (1990), p.27. 原文如下: "The subject is happy - go - lucky. It is his very definition since he can own nothing if not to lucky, to fortune in other words, and any piece of luck is good as something to maintain him, insofar as it repeats itself".

(iv) Lacan, J.,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86, p. 13).

(v) Lacan (1986), p.12.

(vi) Lacan, Ecrits (Paris: Seuil, 1966), quoted from Miller, p.14, "a limit where the formal envelope of the symptom backtracks itself in the effect of creation".

(vii) Miller, pp.20 - 1

電影

萬蓓琳

SUN MOVIE 春暉電影台

七月你不能錯過的影片!

《終極追殺令》(THE PROFESSIONAL)

導演：呂克貝松

簡介：備受爭議的呂克貝松再度拍出美國好萊塢式電影，但其影像風格卻仍保留了他特有的手法，是不你完全不能錯過的電影，知道嗎？

紐約市個隨時隨地漂泊的城市，這裡的人也具有不定的特徵。里昂在他酷酷的公寓裡，與一位十二歲大的小女孩共處，並產生了極其曖昧的情感。面對這個與自己本性相矛盾的女孩，里昂開始試圖尋找平衡點，但本質上永遠與他處於對立狀況的她，就成了里昂唯一的致命傷。

首播日期：7.6

《羅丹與卡蜜兒》

導演：布魯諾紐頓

簡介：卡蜜兒初見羅丹時才20歲，羅丹44歲。他們之間維持了15年的友誼，而最初的幾年，兩人彼此真心誠意的對待有著難以言喻的甜蜜與幸福。

羅丹與卡蜜兒都熱愛雕塑，並且兩人都是有靈性的藝術家。

除了享受卡蜜兒熱情、細膩、年輕的情愛外，羅丹和羅絲還生了一個小孩。羅丹和羅絲之間長期穩定的關係令卡蜜兒不能忍受，但除此之外，羅丹與他的衆多模特兒及其它多位女人之間都有曖昧關係。

最後，卡蜜兒終於痛下決心離開羅丹，解放她自己，她獨自生活，全心投入工作，剛開始她尚能享受希望已久的自由，但漸漸地，卡蜜兒就像一朵凋謝的花，離開羅丹的創傷在她內心深處隱隱作痛。也因此影響到下半輩子的人生……。

首播日期：7.13

《愛欲情狂》(KIKA)

導演：派德羅阿莫多瓦

簡介：個性樂觀的女化妝師姬卡，在電視台認識美國作家尼可拉斯，尼可之妻不久前才自殺，有謠言說是尼可殺了她，再將情節寫入小說。姬卡應尼可之邀到其家中約會，認識了尼可繼子拉蒙，兩人陷入愛河。

不久，專報小道消息的電視節目主持人，同時是拉蒙的前女友安雅雅為了挖掘拉蒙支母死亡的真相而造訪，打破姬卡與拉蒙平靜的生活，這時姬卡又遭到女僕的弟弟強暴……，情況愈來愈遭，劇中的男男女女的情愛慾望全都糾纏在一起，每個人不為人知的秘密也戲劇化地逐一爆發。

首播日期：7.14



《迷離情駭》

《歡喜城》(CITY OF JOY)

導演：羅蘭約菲

簡介：馬克斯是一位身心破碎、曾有自殺傾向且毫無生活目標的醫生，他越過半個地球來到印度，為了逃避過去，也企求在這東方古國找尋生存的意義，經由在加爾各達貧民區的一連串冒險，及與當地居民的交往，加上哈薩力包爾給了他的啓發成長，馬克斯終於領悟並克服了自己的心障，重新拾回高超的醫術。

首播日期：7.20

《北方》(EL NORTE)

導演：葛雷格來納雅

簡介：羅莎的父親是中美洲瓜地馬拉農人，因不滿大財主的壓榨剝削，秘密從事叛變活動，事跡敗露被殺。羅莎和其兄不得不連夜逃命到嚮往已久的美國，賺取傳說中的財富，再衣錦還鄉，但歷盡千辛萬苦後到達美國，他們卻失望了！

首播日期：7.21

★ SUN MOVIE 電影台隆重推出首次自製電視單元劇 「台北愛情故事」

SUNMOVIE 電影台即將於七月八日起的每週一到周五，晚間八點至九點，推出由自製的系列現代單元劇「台北愛情故事」。

這組大膽詮釋都會兩性愛情觀的現代喜劇系列共有六個單元，分別網羅五位風格殊異的新銳導演共襄盛舉：丁亞民執導的「愛情戰爭易開罐」、梁凱程執導的「愛情讓人有點怪」、易智言執導的「愛情占星俱樂部」、曹瑞原執導的「重新戀愛的節日」、謝定瑜執導的「尋找100%的新娘」。



《你看見死亡的顏色嗎？》

7.8 - 13 「愛情占星俱樂部」

7.15 - 19 「愛情戰爭易開罐」

7.22 - 26 「重新戀愛的節日」

7.29 - 8.2 「愛情讓人有點怪」

8.5 - 9 「尋找100%的新娘」

8.12 - 16 曹瑞原

「今天、我們結婚好嗎？」

★ 「聲色影展」加映兩週

地點：總統大戲院

北市中華路一段59號4樓

電話：3419898

7.4 (四) 《你看見死亡的顏色嗎？》 (DEAD MAN)

導演：吉姆賈木許

黑白 / 迷幻西部 / 限級 / 129M

7.5 (五) 《迷離情駭》 (NADJA)

導演：麥可·阿馬瑞達

大衛林區製片兼演出

黑白 / 驚悚浪漫 / 限級 / 95M

7.6 (六) 《黑色十六號房》 (SUITE 16)

導演：多明尼克·戴路得

彩 / 奇情驚悚 / 限級 / 100M

7.7 (日) 一天六部都有

7.8 (一) 《殺手日記》

導演：提姆麥卡菲

彩 / 驚悚心理 / 輔級 / 92M

7.9 (二) 《愛在星空下》

導演：麥可林賽

彩 / 溫馨浪漫 / 護級 / 100M

7.10 (三) 《湖畔迷情》

導演：約翰艾文

彩 / 奇情浪漫 / 普級 / 92M

7.11 (四) 《你看見死亡的顏色嗎？》 (DEAD MAN)

7.12 (五) 《迷離情駭》 (NADJA)

★ 創作短片輔導金七月起開始受理申請

八十六年度「優良創作短片輔導金」七月起受理申請，凡是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的創作者所拍攝十六釐米（送三十五釐米者需事先註明）、六十分鐘以內短片，都可向電影基金會提出申請，截止時間為八月三十一日。

TEL: 392 - 4243

★ 第一屆「台灣人權電影展」

「第一屆台灣人權電影展」期待經由精緻的電影藝術，了解台灣與其他國家的政治、人權、社會的種種壓迫，以及他們的困境與奮鬥。活動由7月12日至14日在台北市議會地下一樓大禮堂展開。本次活動免費，觀眾可於影展前到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與其他定點索票，或於開演前到現場索票。現場並展出國際特赦組織提供之人權海報。

開幕電影為《超級大國民》，其餘影片包括：《真實一瞬間》、《以父之名》、《哈維米克時代》、《焦點新聞》、《致命檔案》。每場影片放映之後，將邀請學者專家與觀眾共同探討影片。

TOWER RECORDS
www.http://www.meridian.com.tw/tower

尊重本土 疼惜自然
有一個地方，你可以發現—

台灣文化的縮影
看見台灣的尊嚴
看見台灣的店

台北店：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76巷6號
(台大側門對面)
電話：(02) 3625799 (02) 3632864
· 本土圖書 · 音樂 · 環保用品 · 攝影 · 原住民藝術品 · 慈善空間 ·

書林書店

出版/經銷 文學、語言、人文、
電影、戲劇、書籍

W. W. Norton Co. 總代理
Faber & Faber 總代理

門市：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2F-5
Tel: 3687226 Fax: 3636630

相關活動資訊，請連絡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地址電話如下：台北市新生南路二段 25 巷 1 號 2 樓電話：363 - 3703 傳真：366 - 1468
地點：台北市議會大禮堂
仁愛路四段 507 號

場次與座談會名單

- 7.12 (五) 19:30 《超級大國民》萬仁、許曹德
7.13 (六) 10:00AM 《致命檔案》廖金鳳、陳儒修
內容簡介：故事發生在八〇年代北愛爾蘭首府，一名替國際特赦組織工作的美國名律師，驅車前去見一名持有不利英國政府證據的關係人，半路卻被警方狙殺。由於死者是位國際名人，倫敦方面立即派風評極佳的督察長調查，不料接觸案情核心時，卻草草結案。
導演肯·洛區 (KEN LOACH) 在片中提出對北愛爾蘭問題的思考，也提出在國家至上的體制下，民主與人權遭遇的問題。
- 7.13 (六) 14:00 《真實一瞬間》張國慶、陳德利
7.13 (六) 18:30 《以父之名》許文彬、馮建三
內容簡介：這是部衝擊力相當強的真實故事改編成的電影，敘述一位北愛爾蘭不良少年，與朋友被英國警察誣叛為北愛共和軍從事爆炸事件的兇手，草率定罪入獄。其附前往倫敦營救也被判為從犯，一併入獄。不久，父親不堪折磨死於獄中。父子在絕望的情境下，從互相排斥到體諒。
另一方面，英國律師契而不捨花了十幾年的時間，找尋無罪證明，終至警方釋放當年無辜入獄、現以中年的一群人。由於警方踐踏人權，讓他們喪失了人生最精華的歲月及生活權。
- 7.14 (日) 10:00AM 《哈米維克的時代》王浩威、游惠貞
內容簡介：哈維米克是一位積極參與政治的同志，1977 年當選為舊金山市議員，1978 年連同舊金山市長一起被另一位保守派市議員暗殺。此一謀殺事件激發舊金山市 4500 人集會弔念他，並因為法院對暗殺者的寬大判決而引發該次大暴動。
導演將電影主題擴大為同志立法，是一部相當特殊的紀錄片。哈維米克是第一位出櫃 (COMING OUT) 的同志政治家，在美國激進主義派系中佔有一席之地。
- 7.14 (日) 14:00 《焦點新聞》齊隆任、陳芳明
7.14 (日) 17:00 綜合座談會：李敏勇、陳芳明、謝長廷、陳永興、江文瑜、陳儒修

其他縣市巡迴：

- 7.21 高雄縣婦幼館
鳳山市大連路六十九號
- 7.28 高市南風劇團
高雄市中正二路 56 巷 5 號 B1
- 7.27 宜蘭縣慈林圖書館
宜蘭縣五結鄉舊街路 128 號
- 8.25 北縣文化中心大禮堂
板橋市莊敬路 62 號
- 9.29 屏東縣立文化中心中正藝術館
- 10.20 台中市立文化中心視聽室
中市英才路 600 路
- 11.17 屏東中正藝術館
屏東市和平路 427 號

任何狂炫的 風流的 實惠的活動
萬萬不可不傳真 236 - 7674



表演藝術 / 賴淑雅

- ★四流巨星藝術節
7/5 - 7:0 孃團《白鳥麗子》
地點：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10 巷 1 - 1 號
368 - 0754
- ★屏風表演班《黑夜白賊》
時間：7/19 - 8/25
地點：巡迴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台中中山堂、高雄市立文化中心、台北國父紀念館
電話：938 - 2005
- ★在地實驗人文論壇七月份舞蹈讀書會
7/16：吳士宏「作為社會實踐的舞蹈／治療——以文化的身體、主題美學論述」郭又碧「舞蹈治療的實務經驗」
7/30：陳品秀「非專業舞者肢體即興課程的實驗」
地點：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160 號 7 樓
電話：778 - 9268
- ★果陀劇場「首頁」(HOME PAGE) 正式上電腦網路，位址是：<http://www.designet.com.tw/godot/>
- ★「頑石劇團」尋找駐足的戲劇份子
時間：七月份公開甄選、電話報名
電話：(04)632 - 0428、
Fax：(04)632 - 5333
P.S 台中大度山上的「頑石劇團」八月份將推出年度大型新戲《不能駐足的夜》，尋找能夠在劇場駐足的幕前幕後戲劇份子，條件是對戲劇要有狂熱、願意接受嚴格幕前幕後訓練者。
- ★舞蹈欣賞導讀 (陶瓊蘭主講)
地點：耕莘文教院
報名電話：365 - 5615
七月十七：「讓肢體像你訴情說意——賞析肢體之美」
七月廿四：「從《仙女》到《天鵝湖》的浮生若夢——芭蕾舞劇導讀」

夏日遊戲·臺北夜週末

時間：7/6 - 9/30 每週六 7 - 10PM
遊戲主辦群：誠品書店敦南店、破週報、臺北愛樂電臺、馬汀大夫鞋、百威啤酒
協辦：瑞揚音響

墮落首夜
7/6 雷光夏詩樂吟唱
鍾成虎、董蘊昌、林生祥「觀子音樂坑」
MONBAZA「電子馬戲班」王牌野獸甲製作海
鐵克舞曲

破週報遊戲單元精彩預告
8/10 香港黑鳥樂團
8/31 香港 SOUND FACTORY 電子實驗
前衛樂團 MULTIPLEX、JUNO
9/14 扮裝街頭服裝秀
9/21 香港 DANCING STONE 即興、人聲、客家
劇場雙人組 (洽談中)
連續十三週馬拉松夏日週末夜，STREET PUB
週週都有不同街頭事件供你目擊，還有免錢的百威啤酒喝。請帶著占卜家的天賦隨機應變、逢場作戲。

- 七月卅一：「赤腳革命——二十世紀現代舞緣起」
八月七日：「回歸生活、解構生活——後現代舞的面向」
八月十四：「從《霓裳羽衣》到《遊園驚夢》——淵遠流長的中國舞蹈」
八月廿一：「台灣舞蹈面面觀」
- ★江之翠劇團舉行社區民眾戲劇工作坊
時間：7/1 - 7/10
P.S 《亞洲的吶喊》跨國性演出導演、菲律賓籍的 AL SANTOS 應江之翠劇團的邀請，將於七月一日至十日來台舉行民眾戲劇工作坊，內容除了基本的民眾團體動力遊戲之外，將由每個參與者相互分享、學習，意者請電洽江之翠劇團：253 - 9712。
- ★果陀劇團《天龍八部之喬峰》
時間：8/2 - 7 台北國家戲劇院
8/15、16 台中中山堂
8/21、22 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8/31、9/1 高雄市立文化中心

一家沒有裝潢的書店
有你意想不到的豐富內涵

唐山書店

我們提供各類書籍
包括：台灣的香港的大陸的
以及西洋原文書
羅斯福路 3 段 333 巷 9 號 B1
TEL: 3633072 FAX: 3639735

1996 年 6 月
新生南路上全面解除學術派系疆界

生活軟體上市，智慧流通市場重整

誠品書店台大店

全館開幕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98 號 2F. 1FB1. B2
Tel: 362 - 6132

【政大書城】

遺流 時報 桂冠
揚智 月旦 爾雅 九歌 洪範 晨星
世一 牛頓 雲龍 洪健全
以上出版社 全面七五折

● 店址：政治大學校園內 ●
● 服務電話：9392744 ●



☆攝影家的「另一把刷子」攝影聯展

展期：6.29 - 7.17

地點：台北攝影藝廊

哈啦：何經泰由報導攝影轉拍風景、杜宗尚轉拍生命之初的純真影像、呂良遠由黑百轉拍彩色、劉清儀反應特種行業的人生浮華錄、全會華轉而嘗試電腦影像合成。

☆李佳玫、李基宏、魏雪娥《實境虛境》

展期：6.28 - 7.21

地點：新樂園藝術空間 (02 - 7774118)

哈啦：X 世代的創作者 --- 甫自藝術學院畢業的李基宏玩起 Video 裝置、英國回來的李佳玫採用投影機來投射影像、魏雪娥則以輕鬆幽默的形式語言虛構叢林。

☆耕莘文教基金會「報導攝影之旅」

7月18日何經泰「從都市底層到工商顯影 --- 談攝影表現」

7月25日王瑤琴「天涯行腳 --- 水泥叢林之外」

8月1日張蒼松「報導真相之後」

8月8日蕭培賢「影像的表現與創造」

8月15日呂良遠「從攝影發展談攝影作品風格」

8月22日鐘永和「尋找昔日的鄉城腳印」洽詢電話：(02) 3655615 耕莘視聽處林秘書

☆《花巴哩貓》台灣早年廣告海報展

展期：至七月底

地點：樹火紀念紙博物館 (長安東路二段 68 號)

TEL: (02) 5075539

哈啦：你可能對大陸早期美女月曆、廣告海報非常熟悉；但你知道台灣早年的海報是啥德行嗎？一百多件日據時期到六〇年代的廣告海報，告訴你每個時代的通俗文化風貌、流行色彩和廣告明星。

☆蔡海如

《“我的身體”與“我”，一起活著……》

展期：6.22 - 7.20

地點：帝門藝術基金會 (02 - 3256283)

哈啦：展標中的「我」和「我的身體」放在上下引號中，因為那不只是蔡海如，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主詞。蔡海如說，她想傳達關於「我」活著的一些狀態，和對「自身」的思考；帝門第一檔女性藝術家的申請展，新樂園的蔡海如在「女性影像藝術展」後要說些啥？

☆《雨林之歌 --- 尼加拉瓜當代美展》

展期：5.22 - 7.20

地點：高雄山美術館

哈啦：百餘位畫家、一百七十餘幅作品，尼加拉瓜當代美展讓人重新發覺雨林之美，看看藝術史的主流區域之外，那些邊陲地區的藝術語彙如何開創他們有關形式與色彩的勇敢嘗試。拉丁美洲的神話、歷史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在滋養了文學、詩歌後，又為當地的藝術添染什麼樣的色彩？順便去探探新成立的「山美術館」吧！

☆《畢費回顧展》

展期：5.26 - 9.29

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

哈啦：台灣戰後的藝術家如：席德進、陳輝東、潘朝森等，都深受畢費影響。這位六〇年代成名於巴黎的藝術家，深受當時存在主義思潮的影響，以強烈的線條、單一的強烈色彩探討人類的精神危機。連破小記者國中的時候，都深深迷迷他的人物畫風，在拙劣的模仿下自以為刻畫了存有的虛無。畢費要來台灣了！當年年少清狂的少年郎，而今變成啥德行？想去會會老情人。



☆賴純純《雕塑自然》

展期：5.25 - 8.25

地點：SOCA 現代藝術工作室 (02 - 5166963)

哈啦：賴純純即將發表她的新書：「雕塑自然 --- 時間自然、空間自然、人性自然」；另外 SOCA 也將宣佈下半年的重頭戲：「發現自然」結合藝術家與群眾作一次集體創作。快去看看新的 SOCA！

FINE ART 出版

★雄師美術六月號《拉丁美洲當代藝術專輯》

鞠躬曰：二次大戰後，拉丁美洲的文學如馬奎絲、聶魯達、帕斯等人的作品，以怪誕奇異的想像，揉合瑣碎恆常的現實，營造出並置共存的幻境；而拉丁美洲的藝術更因種族、文化、政經環境的多元，呈現出特殊的生命力及神秘性！（雄師美術）這次找來了高千惠製作出這個既反省後殖民「身份認同」、亦反省性別權力、藝術及藝術市場的特殊專題。雖然許多問題都只題綱切要的要點到為止（真是意猶未竟 --- 如諸多藝術家的介紹、及其混血風格碰觸出的問題），但 Frida Kahlo 的撼人畫作就夠讓人為此專題鞠躬再三了！北美館不是才正要辦啥「台灣藝術主體性」的雙年展嗎？前陣子張振宇事件不才引發出本土 VS. 國際的老話題嗎？看看拉丁美洲的藝術吧！混血和雜種的力量才是真正的主體之所在吧！

FINE ART 講座

★《柏拉圖的天空. 伊通的夜空》

時間：六月起每個星期二、五的

晚上 8:00 - 10:00

地點：伊通公園哈啦：最近藝術圈很多事，藝術人因此特別努力去想其他的「很多事」 --- 伊通繼「在地實驗」後，邀請心理、科學、哲學、文學、建築、音樂、繪畫、戲劇、設計、評論..... 各領域大嘴蹶辦一連串欣賞講座。

FINE ART 展演

★姚瑞中《反攻大陸行動篇. 入伍篇》

展期：7.20 - 8.10

地點：伊通公園 (02 - 5077243)

哈啦：(帥帥的)姚瑞中繼「本土佔領」後，要接著「反攻大陸」！整個行動分為六部份：序篇、入伍篇、預言篇、行動篇、終結篇、外篇；本次「入伍篇」展出後，8.9月他還要到大陸進行「行動篇」，明年六、七月更將在國家劇院實驗劇場、及香港進行進一步行動。而這次展出的「入伍篇」又分為 --- 「菊花寶典」、「革命軍」兩個部份，他還自創了好屌的“SHITORY”一字 --- 採 SHIT 及 HISTORY 的合併，反諷歷史宿命不可逆轉之荒謬性！

東
林

- 文具. 紙品. 卡片. 禮品 -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123號
電話: 936 - 7620

木

大大樹 音樂圖像
trees music & art

門市部/Cafe: 台北市永康街42-1號 Tel: 3517223
開放時間: 中午 2:00 - 晚上 10:00
歡迎試聽

製作部: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10巷12-1號
Tel: 3578648 Fax: 3972453

讀書向上委員會召集令
TOP ERUDITST COLLECTION

村上春樹 蜘蛛之章 / 發條鳥年代記 / 挪威的森林
/ 尋羊冒險記 四盒香水 / 夏生的故事 米蘭昆連拉
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 生活在他方

鼎典書房 人文. 藝術. 生活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
88號7F-5 (懷恩堂旁)
TEL: 3683226

現在將此表剪下
再加現金 200 元
即可擁有終身八折金卡

鼎典博覽家會員申請表

姓名: _____
性別: _____
生日: _____
職業: _____
郵政: _____
電話: _____
住址: _____

性別

李安妮

★台灣西洋美術思想起

展期：7.4 - 8.4

地點：新莊文化藝術中心 (02 - 2760182)

哈啦：由新莊市公所策畫的「台灣西洋美術思想起」活動，整個活動依歷史斷代區分為十個主題，展期直至年底，這次展出的是第三與第四個部份——台灣早期畫家的留日經驗、以及帝展、台展、府展之影響。在日據時期美術研究為主流的當下，這樣的展出不應只是與潮流相應和而已，它更積極的意義應在於讓我們看清楚自己文化血脈中日本來的、美國來的那部份是如何交媾繁衍成亞熱帶的新生命！

★人權海報大展

展期：6.27 - 7.14

地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陳來興《陳來興的世界》

展期：6.26 - 7.14

地點：台南縣立文化中心

哈啦：沒錯啦！就是那個一邊抽煙、一邊嚼檳榔、一邊幹嚼台灣獨立的陳來興啦！

★藝術學院《交互作用·試驗》

展期：6.28 - 7.11

地點：北縣三芝鄉北勢村 77 - 3 號

(原偉新紡織廠)

哈啦：創作行為具備相當程度的封閉性，而作品的性格則是相對開放的！但面對環境本身的相對開放性，作品的開放能力又顯得薄弱而有限。十二名藝術學院的成員，邀請四至六名藝術家，將以兩週時間進行一項類似 WORK SHOP 的共同創作、演講與談話、開放工作室的計畫。

音樂 / 張義欣

★ EDGE DANCE CLUB 本週五 / 六狂歡舞會

Come with Smile 'N' Style

在城市邊緣和世界共舞·真實與迷幻只是節奏的奴僕

每週三 / 週四 10 : 00pm to 3 : 00am

每週五 / 週六 10 : 00pm to 5 : 00am

地點：金山南路二段六十九號地下室

(原 B - SIDE PUB)

電話：351 - 1607

漂流木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316 巷 9 弄 4 號 (02)3657413

Boogie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553 巷 22 弄 55 號 (02)7696817

Scum

台北市通化街 87 號 B1 (02)7390858

Live A Go Go

台北市光復北路 11 巷 44 號 B1 (02)7622733

7.5(五)

★ M9'S + 廢五金 現場演唱

地點：SCUM, 22:00 開始

★刺客·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 21:30 開始

★伍佰 + CHINA BLUE 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 20:00 開始

★陳智偉·現場演唱

地點：漂流木, 21:30 開始

7.6(六)

★陽光道·現場演唱

地點：漂流木, 21:00 開始

★刺客·現場演唱

地點：SCUM, 22:00 開始

★美度莎 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 21:30 開始

★王柏森·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 20:00 開始

7.7(日)

★Champions·現場演唱

地點：live a go go, 20:00 開始

★賽璐璐·現場演唱

地點：SCUM, 22:00 開始

7.8(一)

★黃臉病·現場演唱

地點：SCUM, 22:00 開始

7.9(二)

★亂·現場演唱

地點：SCUM, 22:00 開始

7.10(三)

★花生隊長·現場演唱

地點：SCUM, 22:00 開始

7.11(四)

★海豚·現場演唱

地點：BOOGIE, 21:30 開始

★SINGLE + 四分衛·現場演唱

地點：SCUM, 22:00 開始

★《台北同話》七月節目表

頻道：FM93.1 台北電台

一、《我是同性戀》

時間：7.7(日) 19:00 - 21:00

二、《COME OUT 的一百個步驟》

時間：7.14(日) 19:00 - 21:00

三、《同性戀恐懼症的一百種症狀》

時間：7.21(日) 19:00 - 21:00

四、《當 Gay 遇到 Lesbain 的一百個故事》

時間：7.28(日) 19:00 - 21:00

★《光合作用》台北同志雙週系列演講

地點：誠品天母中山店

主辦：寶島新聲電台「同志星期五」

調色盤工作室

一、《遺失的愛情版圖——同志錯愛與失戀的分析與調適》

時間：7.6(六) 14:30 - 16:30

主講：陳書易(台大女同性戀文化研究社)

周明德(心理諮商師)

二、《完全服役手冊，好男不當兵？——同志軍中生活快樂行》

時間：7.6(六) 19:30 - 21:00

主講：解偉成(民進黨社運部幹事)

陳可凡(調色盤工作室召集人)

三、《美，是我們的天職——同志美學與流行時尚》

時間：7.7(日) 14:30 - 16:30

主講：蔡康永(專欄作家)

鍾宏彬(台大男同性戀研究社)

張小虹(台大外文系教授)

四、《誰對同志不公平——談台灣社會對同志運動的「反挫」》

時間：7.7(日) 19:30 - 21:00

主講：周勵志(陽明醫院精神科主任)

王慶寧(台大學生會會長)

簡家欣(台大社研所研究生)

韓家瑜(G & L 雜誌社長)

★女書店《女人家庭》演講系列

地點：女書店藝文區

·莊慧秋《女人的另類家庭》

時間：7.6(六) 19:00 - 21:00

·洪淑鶯《單身女子》

時間：7.27(六) 19:00 - 21:00

·田在華《一葉蘭的心情》

時間：8.10(六) 19:00 - 21:00

★女書店作家系列

講題：變態的慾望，異化的身體——從《魔鬼筆記》與《妖生魔色》談性別、情慾、動漫畫與文化論述

主講：洪凌

時間：7.20(六) 19:00 - 21:00

地點：女書店藝文區 362 - 8244

提綱：科幻小說中的異形女人

少女漫畫的性別/情慾遊戲

從「慾望的論述」到「論述本身就是慾望發展的過程」

CMJ ALTERNATIVE RADIO AIR PLAY CHARTS / JULY

名次	團名	專輯名/廠牌
1.	STEREOLAB	EMPEROR TOMATO KETCHUP /ELEKTRA
2.	LUSH	LOVE LIFE/ 4AD
3.	LIFTER	MELINDA/INTERSCOPE
4.	JESUS LIZARD	SHOT/CAPITOL
5.	SUPERDRAG	REGRETFULLY YOUS /ELEKYRA
6.	MAN OR ASTRO MAN	EXPERIMENT ZERO/TOUCH AND GO
7.	RAGE AGAINST THEMACHINE	EVIL EMPIRE /EPIC
8.	V.A	SCHOOLHOUSE ROCK /LAVA
9.	VELOCITY GIRL	GILDED STARS AND ZEALOUS HEARTS/SUB POP
10.	AFGHAN WHIGS	BLACK LOVE/ELEKTRA

要瞭解台灣的青年文化嗎?

現在 1 - 20 期的 **破**

在唐山、台灣溫克和淡水知書房都有在賣。

別再錯過!!



知性溫馨

人文的閱讀空間

並舉辦不定期演講

TEL: (02) 621-3316

FAX: (02) 621-3316

愛看女人書·看書愛女人

全球中文地區第一家女性主義專業書店

·女性主義專業·女書店·創始地·

北市新生南路3段56巷7號2樓

電話 363-8244

歡迎加入女書店之友

THE CHINA NEWS

weekend



With stories on how to use drugs, gay marriage, drag culture and other issues that rarely see their way into print, Pota Weekly is carving a place for itself as the voice of Taiwan's underground youth. Michael Wester sees what's up at Taiwan's most radical arts newspaper.

They are bent on expanding the definition of culture and journalism in Taiwan and giving a voice to a new generation that can not identify with mainstream culture.

This approach to journalism -- injecting a liberal amount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personal opinion into their reports -- is challenging the way people in Taiwan look at newspapers.

...the scholarly tone and length of many of their articles. In - depth reports on serious issues are spread over the pages of each issue.

Pots intend to continue ruffling feathers and acting as the voice of Twiwan's twentysomething generation. They are also continuing to hone their product into something that will stand the test of time.

"..... We're pioneers... we're just a group of people using their pens to revolt. We hope that we can gain the support of more readers."

如何用藥？同性戀者可以結婚育子嗎？性別越界的扮裝文化.....這些平常罕見的議題，只有在破週報看得見深入報導。破週報是臺灣地下青年的聲音。THE CHINA NEWS 魏思得帶你瞧瞧這一份臺灣最激進的文化刊物。

破週報改變了臺灣對文化與新聞學的定義，他們為無法認同主流文化的新世代找到了發言空間。

破週報的批判觀點與評論文體，挑戰了臺灣新聞學的取向，也改變了人們對報紙的傳統觀感。

以近乎學術討論的深度與長度，破週報進行專題及調查報導。

破週報振翅為臺灣年輕世代發言。他們自我砥礪成爲一份具有時代意義的代表性刊物。

「..... 我們是先鋒者，嘗試用筆來革命。我們希望能得到更多讀者的支持。」

By Michael Wester
THE CHINA NEWS Vol.3, No.22
Friday, May 31, 1996



試刊號

NO.1

NO.9

NO.30

NO.41

訂閱半年:875元;一年:1785元 劃撥帳號:12283295 戶名:台灣立報